

蜀山劍俠傳

廿四集



武俠  
長篇

# 蜀山劍俠傳

三十四集

還珠樓主著

## 第一回 靈石築五女談心 古杉坪二仙盜法

上文寫到小寒山神尼忍大師，傳授仙都二女，謝瓔謝琳，煉那有無相神光以爲日後行道，護身之用，二女喜出望外，忙向師父，拜謝領命，忍大師隨即如法傳授，到了第三日上，二女有無相神光，便自煉成，運用純熟，隨即拜別起身，遵從師命，由小寒山起，便用無相神光，隱去形跡，起身往武夷飛去，到後一看，山頂全是白雲鋪滿，氤氳瀟瀟，嵐光映日之外，竟看不見下面景物，暗忖父親，既知女兒要來，又在念女之際，如何這等光景，方自尋思，待要行法，穿雲而下，雲嵐條地高滿如山，朝上捲來，四顧身已沒入雲海之中，謝琳性子較急，剛喚了一聲，爹爹，忽見一道金光，自下方射來，立時衝開出一道雲術，二女認出是乃父法力，低頭一看，雲術下面，梅花林外，乃父身着黃葛僧衣，正朝上面，含笑招手，連忙爭先，飛落到地，方要開口，寒月大師，

將手往上一招，嵐光雲影，重又封合，二女已自雙雙拜倒在地，寒月一手一個扶起，一同走進屋內，笑道，你們今日可在此住四五日，要少說話，不問不可開口，說罷，將手一揚，手上立現出一片白光，光中現有不少字蹟，大意是說，一音大師葉繽，爲助一友人成道，特地費了許多心力，在倚天崖對面，千尋石壁之內，將昔年東晉時，神僧絕種者的，一部伏魔煉法的真訣，取到手內，但是此舉，那友人，固是得益不少，葉繽異日成道，却必定因之遲滯，甚或有害，自己又有約在先，不便違約相強，一同參與，再四籌思，祇有二女，資稟既厚，法力日漸高深，留世又久，可以勉爲其難，但是葉繽法力，和已差不多，事前如無防備，彼此行踪，均可查算明悉，事前，如被知悉，他平生最愛二女，惟恐將來，連帶受累，素性清傲，又不喜人相助，此舉決所不願，爲此，暗中運用法力，乘葉繽在川邊倚天崖，雙杉坪新居，閉門習法，內外隔絕之使，與忍大師，以通靈商計，令二女到來，指示機宜，等到葉繽，日內盡通諸法，然後一同趕往，這部降魔真訣，以二女此時法力，學之甚易，祇要記下，便能依此通解，二女之中，不論何人，憑着各人的願力緣法，將那部真訣，默記下來，葉繽先前，自是不肯，

但他愛極二女，又知忍大師，欲以禪門，無上正覺，傳授二女，祇當多時未見，往遂揣思，又經法力掩飾，匆卒之間，決想不到，有此密謀，等到記下以後，已無法補救，祇好聽其自然了，謝琳看完，甚是歡喜，謝環却道，爹爹設想，如此周密，又得師父允准，此行自無不成之理，祇是煉習降魔真訣，乃於女兒，修道有益之事，葉姑怎會如此堅決，不肯相授，難道此舉，於女兒將來修道上，還有什弊害不成，寒月大師，原以葉續此事，在所必辦，但是將來，好些險阻艱難，如論交情，自己便爲他，停滯些年飛升，原非所計，無如中有許多因果，不便相助，心又放他不下，想來想去，祇有二女，成道較晚，比較合適，但二女所修，不是佛家，上乘正覺，如若明了，這部真訣，將來法力雖高，於成道上，也不免要多添枝節，增加困苦，以此易彼，於心又是不忍，算來，祇有使一人，習此真訣，便可面面皆顧，偏生二女，同胞孿生，不特形影不離，連言動心意，也是如一，習法的，將來成就，自有許多魔擾，其勢既不能有所偏厚，任指一人往習，還有忍大師，也不知能見與否，試運心靈一通，竟未堅持成見，對於所虛一節，也說無妨，可是二女來時，心尚躊躇，本想言明，設法選中一人，再行起身，那知

二女，平日心性言動如一，這時意念竟有不同，分明各有因緣，此去定祇一人習法，免却許多顧慮，再好沒有，聞言不禁大喜，答道，佛家原以清靜寂滅爲宗，本來無魔，何有於降，出世入世，相由心生，自以不習此法，少去許多煩惱，謝琳不等說完，插口說道，爹爹說的，是習了此法以後，容易召致魔頭，爲異日修爲之阻壓，女兒先已想過，一則，葉姑疼愛女兒恩厚，爲他之事，義不容辭，二則，祇要道心空明，具大定力，任什麼頭，無足爲害，自能戰勝，還有師父，祇女兒兩個徒弟，又有夙世因果，真如有害，便爹爹肯，師父也絕不肯，怕他何來，女兒此行，既體親心，并報葉姑，多年恩厚，異日還可發大願力，掃蕩羣魔，一舉三得，再好沒有，寒月大師，聞言頗喜，及聽到末句蕩魔之言，細視謝琳，雙眉隱現一絲煞氣，謝璵却是依舊心光湛然，神儀如瑩，不禁驚喜交集，暗中稱幸，當時眉頭微縐道，琳兒今日，怎的失了故態，莫把此事，太輕看了，謝琳微笑不答，謝璵自從問過前言以後，始終靜立在側，寒月大師隨道，從此你們，不<sub>再</sub>開口了，你葉姑近來，益覺神通廣大，此間雖經我法力掩蔽，仍是不可不防，今日是他習法第二日，我們在此說話，已不致被他警覺，惟恐萬一他在無意之間，

向我通靈，或按神光查聽出這種真情，便不肯中我們的計了，說罷，仍用法力，現出金字，令二女歸坐，指示一切，教以去時，如何應付，以及見時，如何說法，時機稍縱即逝，不可絲毫大意，誰先記下，便算誰的，各憑機緣，不可強求，葉姑對你二人，一樣愛重，也不可故意畏難，不盡心力，二女一一應諾，果然第二日，葉續便與謝山，通靈問答，說起近三日，因煉伏魔寶籙真訣，為求慎重，并試諸般法術，威力妙用，在本日通曉之後，一一加以演習，但是此舉關係重大，除却內有幾種，威力異常利害，不能無的放矢，非遇上事，不能演習外，全部演完，尚須九日，就這樣，仍幸仗有佛門至寶，心燈鎮壓，才敢放胆施為，末了談到，為取此寶，費却許多心力，久未往小寒山，探看二女，適才忽生想念，算計事完，還得四五十天，欲請謝山，日內往小寒山一行，就便勸忍大師，不要固執成見，二女雖然夙根深厚，將來成就遠大，但他過去諸生，尚有因緣未了，就參佛家，上乘大法，也須了完一切因果以後，不可勉強，本心想與忍大師，通靈一談，就便查看，二女近日，修為如何，偏生忍大師，不知何故，竟以輕易不用的，佛家大須彌，不動尊法，將全山封閉，與外絕緣，接連叩關兩次，均無回應，內

裏情形，已查看不出一點端倪，料是二女，功力精進，正在傳授大法，恐妨分心魔擾，或有什人，前往求見之故，道兄近日，可曾去過，武夷仙居，爲何也用法力封鎖，自己事完以前，不想再擾忍大師禪修，道兄如有清暇，日內可往探看等語，謝山答以自己，近受天蒙老禪師之教，山居靜修，久未往看二女，也頗思念，忍大師決不固執成見，此時尚有他事，難作長談，等你大功告成，見面再說吧，葉續想是抽暇詢問，謝山答語，雖然模糊，以平時相期甚深，彼此誠信已久，本是一時，思潮忽動，略談卽止，也未往下盤詰，隻方通靈問答過去，謝山笑問二女，說完前情，又道，你葉姑忙於練法，由此起，不到事完，是不會再向我通靈了，我父女可以隨意談笑，祇上空禁法，仍不能去罷了，我從未向他，打過誑語，今番還是第一遭呢，謝琳笑道，爹爹答語含糊，并未提到女兒，將來鬧穿，爲好則有之，各盡其心，那能說是誑語呢，謝瓔笑道，琳妹乃是巧辯，心與口違，怎說不誑，不過略跡原心，葉姑也不能怪罷了，謝山道，你看絕尊者法力，何等高強，他那裏習法日期，我竟會不曾算出，否則，令你們晚來數日，也省得耽誤功課，二女同聲笑道，畢竟佛門中人情薄，爹爹以前，多愛女兒，極願常在膝



下承歡，不願離開，才對心思，自從師父，與爹爹換上僧衣，往往一別多日，不往探看，就去也無多時停留，這次違顏日子更長，女兒們，日夕都在思念，難得有這機會，可以在此，承歡些日，共總八九天，一晃就過的光陰，爹爹還嫌女兒，來得太早，不是心腸缺麼，謝山笑道，癡兒癡兒，你們這等口吻，你師父偏想你們學他，不是難麼，謝嚶道，那也不然，師父幼遭孤露屢世艱厄，萬緣已斷，自然修上乘功果，比較容易，要似女兒這樣，又有爹爹，又有師父，和葉姑，恐也一樣是不免思戀呢，謝琳道，我佛無緣無故，時以無上願力，普渡衆生，便是最情長的人，你看師父，法號忍大師，坐關那多年，一旦前生愛女，再劫重逢，金剛不壞的，門橫巨木，爲何祇憑女兒，兩滴淚珠，便化烏有呢，這是女兒們，先見到他老人家，省了些事，要是爹爹，和葉姑同去，想起前情，同聲一哭，不也照樣，開門相見麼，謝山微言不語，因已指示機宜，二女祇管天真，法力既非尋常、智慧尤高，一點就透，無須再說，加以老的，初證禪修，愛根未斷，小的天性純厚，孺慕依依，又是平日，各有修爲，父女三人，難得如此聚首，互相述說，過去未來之事，謝山更對二女，溫言教勉，言笑宴宴，天倫之樂，光陰易過，一

晃，到了葉續習法的，第八日深夜，謝山才對二女道，你葉姑，明日申初，大功告成，你們飛行甚速，本無須乎早往，但如算准時刻前去，途中恐有阻礙，時機一誤，再也休想，最好黎明起身，就便還可繞道倚天崖，上龍象庵，一謁芬陀大師，不問入在與否，總算把禮盡到，以免過門不入，有些失禮，并可得一落腳之所，不致在雙杉坪前駭等，還惹葉姑疑心，就這樣，路上無論遇見什事，仍以不理爲妙，固然，你們煉有神光，起身又早，足可了當，到底事關重大，必須照我前說，申初時分，你葉姑法剛習完，寶籙不及收藏的當兒，叩關求見，才恰到好處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雖有不平，無妨俟諸異日，那寶籙非比尋常，習後功力，尙視各人修爲，來定高下，你葉姑，真個精習，發揮他的全力，尙須時日，何況你們，可是祇要當時，緊記全書，自能循序漸進，再過二三年，異派妖邪，極少敵手，那時什麼極惡窮凶，除他均非難事，何在今日，如若因此延誤，悔之無及，我對葉姑，也自用心了，以我計算，事固不會如此，終是謹慎些好，二女領命，候到天色甫明，便即拜別起身，先往川邊，倚天崖飛去，遁光神速，不消多時，便入川境，也是二女，一時高興，經過巫峽上空時，偶然

目注下方，瞥見層崖夾峙，江流如帶，那歷蕭森雄奇幽險的川峽，空中俯視，直似一條，蜿蜒不絕的深溝，水面既仄，當日天又晴和，江上風帆，三三兩兩，絡繹不絕，過灘的船，人多起岸，船由繆夫拉着，搶上水，動輒數十百人，拉一條長繆，盤旋上下，於危崖峻壁之間，看去直似一串螞蟻，在石邊上蠕動，那船也和兒童玩具相似，二女難得出外，覺着好玩，左就還早，所御光遁，無形無聲，外人又看不出，便把遁光降低，沿着川峽西行，人一降低，景物顯大，覺出江山之勝，與空中所見，又是一種看法，二女俱有山水之癖，並發動了夙好，可是這一臨近，才看出那些繆夫之勞，無異牛馬，甚或過之，九十月天氣，有，還穿着一件破補重密的，舊短衣褲，有的，除一條繆板外，祇攔腰一塊破布片，遮在下身，餘者，通體赤裸，風吹日晒，皮膚皆都成了紫黑色，年壯的，看去還好一些，最可憐，是那年老的，和未成年的小孩，大都滿面菜色，骨瘦如柴，偏也隨同那些壯年人，前叻後喝，齊聲吶喊，賣力爭進，一個個，拚命也似，朝前掙扎，江流又急，水面傾斜，水的阻力絕大，遇到難處，齊把整個身子，搶仆到地上，人面幾與山石相磨，那樣山風凜冽的初冬，穿得那麼單寒赤裸，竟會通體汗流

，十九都似新由水裏出來，頭上汗珠，似雨點一般，往地面上亂滴，所爭不過尺寸之地，看情景，每過一灘，少說也須兩三個時辰，上下起載，還不在內，二女越看，越覺這些繆夫，太已勞苦可憐，不由動了側隱之心，說也真怪，二女因是孿生，靈異異質，未到武夷以前，不特言動如一，連心意也都一樣，從無相左，及至武夷出來，表面上，還不怎顯異樣，心意却在無形中，有了出入，上來都還記着，父親別時，不令多管閒事之誠，雖可憐那些苦人，「祇是心裏動念，沒有一定打算伸手，道光却緩了許多，有兩三次，謝琳看不下眼，意欲施爲，俱以謝瓔阻住，并道，巫峽有名的，浪惡灘險，終，如此，沿江土人，以此爲生，已成慣習，我們助他一時，濟得什事，何況來時，爹爹再三叮囑，什事都不許管，如何可以違背，我們真有好心，何在今日，將來再從長計較，爲行旅造福，作一長久之計，不更好麼，謝琳祇得罷了，說時，二人漸漸飛過，峽中最著名的，蘇攝二灘，二女見江波漸平，風勢已止，既不想管閒事，便想催動道光，升空急飛，彼此正問答間，忽聽前面，喧嘩之聲，潮成一片，往前細看，原來上流三四里，繆道上，有三隊繆夫，每隊三五十人不等，所拉的船，却祇是三條，輕載的客船，每船相

去十餘丈，正同搶着上流，船并不大，江上看去，又那麼風平浪靜，一條小船，平均四五十人，奮力撐繹，竟會搶不上去，這還不說，最怪是，對岸有一危崖，繹夫們，撐着繹板上來，似不費力，可是船一駛近崖前，便和釘在水上一樣，一任繹夫們，拚命前掙，汗流如雨，把全身都掙仆到地上，兀自不能再進一步，船頭繫繹的將軍柱，已被拉成了弓形，可是江波鱗鱗，平穩無風，看不出一點，有阻力的異兆，後兩船上人，見前船這等情景，俱都不敢再上，三船上人，都在忙着，點香燭，祭神許願，驚惶萬狀，二女方覺有異，猛聽哭喊之聲，那頭一條船，倏地易進爲退，順流倒駛下去，那些繹夫們，吃不住勁，事出意外，措得又緊，不及放脫身上繹板，紛紛隨同往後，倒跌地上，被那船帶着，在山石上，往回亂滾，身多不由自主，繹道又仄，有的已被帶落斷岸之下，幸有繹板套住，人未落江，身却虛懸空中，全都嚇得心驚胆戰，驚叫悲號，江峽回音，甚是淒厲，看去慘極，二女心慈好善，怎再看得下這等慘狀，事有湊巧，就在此時，謝琳先前，本在四下查看，哭聲一起，同時，又發現一件，可疑之事，不禁省悟，怒喝姊姊，你快去救那些可憐人，先把船定住，我往前面，看看是什東西鬧鬼，謝瓊心急救

人，也沒聽完乃妹的話，便即飛起，首施法力，先把那船定住，再把落岸的人托上，人却沒有現身，就這晃眼的功夫，那頭條船，已淌下好幾十丈，二、三兩船，見此異變，嚇得連忙搬舵退避，倏倏沒被倒退下來的船撞上，這兩船繆夫，都把繆板，慌不迭的取下，總算見機得快，祇隨船溜退了二、三十丈，便吃謝瓔，把船定住，船住以後，落岸的繆夫，又似被人，托了上來，未落岸的，雖各負傷，因都工於此道，這類事，均有經歷防備，百忙中，各把繆板活扣拉脫，全都受了輕重傷，幸而均非致命，船人見忽轉危爲安，又有好些異跡，俱當神佑，自去叩謝江神，紛紛猜議不提，謝瓔見受傷人多，大都不輕，本心還想施救，回顧謝琳，已往前面，危崖凹中飛去，猛想起平時，父親之言，不禁心動，無暇再顧受傷諸人，趕即進去一看，謝琳正處制一個小妖童，業已現出原身，妖童似知不敵，破口大罵，狗丫頭，無故上門欺人，是好的，隨我見我娘去，謝琳已用法寶，將妖童罩住，聞言叱道，無知妖孽，竟敢爲禍行旅，你那父母師長，決非善類，正好一起除害，想借此放你，却是休想，你自在前引路，我仍用寶光，押着你，尋往妖穴便了，謝瓔雖覺謝琳，不應多事，一則，那妖童，形態醜怪，一身妖氣，無故

害人，所行之事，又極陰毒可惡，除非適才，見死不救，既救人，便須救澈，留此妖邪，不知以後，爲害多少生靈，再見妖童，雖在寶光，籠罩之下，仍似有恃無恐，不住厲聲辱罵，也實可氣，暗忖自有護身神光，身形說隱即隱，百邪不侵，如有糾纏，給他一走，料也不致誤事，但是爹爹，既有預誠，仍以小心爲是，自己且不露面，人在暗中，總好一些，便和謝琳，傳聲示意，謝琳却甚託大，答以區區麼小醜，他那父母師長，也必有限，除他容易，不必顧慮許多，謝瓔，仍未將身現出，妖童竟似有了警覺，手指謝琳，罵道，狗了頭，我知你還有同黨，無須鬼鬼祟祟，放光明些，有本事，祇隨我去，隨說，隨試探着，斜飛而上，謝琳立意，掃淨妖邪，爲川峽行旅除害，一面還罵，一面指定寶光，隨同沿崖而上，往崖後飛去，謝琳忙追近前，傳聲問，謝琳與妖童爭鬥經過，才知謝琳，因風平浪靜，繙拉不上，心疑有異，先向四外查看，并無異狀，也是合該有事，江船倒退時，二女遁光，正停在那危崖的近側，江岸之上，繙夫們，往後一倒，謝琳目光，恰也掃向對崖，一眼瞥見危崖，壁立千仞，都是上下如削，沿江而西，惟獨繙夫經行的對面，好似昔年，曾崩塌過，空出半里長一大段，日受風日雨水

，侵蝕冲刷，成了一片大崖坡，由上斜行向下直與水面相接，赤石童山，寸草不生，雖可上通崖頂，山石犖確，勢極險巖，上面也無人家，近水濱處，却立着一個，年約十五六歲的道童，生得豹頭虎頂，濃眉如帚，一雙突出的魚眼，直泛凶光，嘻着一張闊口，鼻子大得出奇，祇是橫扁不高，前額下巴，與兩腮，齊向外凸，更顯得臉往裏凹，一雙大耳，左邊帶着一枚，兩寸大小的金環，手足粗短而大，穿着一身，白麻布的短衣褲，赤着雙足，通體膚黑如漆，貌相醜怪，神情甚是詭異，一手戟指下流的船，口中念念有詞，看見船人驚惶號叫，對崖繹夫，倒跌受傷，哭喊慘狀，哈哈大笑，好似以此為樂，謝琳知是妖童鬧鬼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更不尋思，忙招呼謝瓔，速去救人，逕自當先飛往，在有無相神光，護身之下，身已隱去，妖童原不能見，祇為謝琳，疾惡心甚，去勢忒急，未免略帶破空之聲，妖童雖是童裝，年紀并不在小，又得過利害妖人傳授，邪法頗高，也是日前，有土人侮慢了他，特意在此生事，先已暗用妖法，使那些拉繹的土人，出了許多臭汗，意猶未足，未了竟施毒手，將船逼得順流而下，看見船人繹夫，狼狽滾跌之狀，正在得意，忽覺疾風颯然，由斜空中，迎頭飛墜，便知來了敵人，仗着家



傳，護身邪法，慌不迭，忙縱遁光，閃開來勢，同時，張口一噴，周身立在墨雲籠罩之下，一面大頭搖處，左耳金環，忽化一圈紅光飛起，戟指罵道，何方無知鼠輩，敢來暗算小祖師爺，有本領，現出原形，與小祖師爺，見個高下，看你是什東西變的，鬼頭鬼腦，掩藏則甚，謝氏姊妹，素來行事光明，此行隱身，乃爲省去途中，遇敵耽延，原意也是將妖童，擒到無人之處，問明來歷，盤出罪狀，再行處置，并非有意暗算，吃妖童一罵，再忍不住，立現身形，方要還口喝罵，不料妖童，自負煉就一雙怪眼，差一點的隱身法，決隱不住，竟看不出來人，絲毫形影，心中也是有些驚奇，素日機巧變詐，手底又毒又快，忙先行法護身，口中喝罵，暗打主意，準備敵人一現身，立下毒手，幾面夾攻，人才照面，沒等謝琳開口，早急不如快，雙手齊揚，左手一蓬，五色飛針，右手一道，赤暗暗，帶有焰頭的刀光，暴雨閃電一般發出，同時，耳上金環，所化光圈，也向謝琳，當頭罩下，妖童以爲這三件法寶，俱非尋常，來勢又是極快，驟出不意，對方赤手空拳，連道劍光，都不曾有，好似輕敵太甚，隱身法初收，決無防備，心想任你多大神通，也難經我，三寶齊施，那知遇見定頭剋星，妖童原準備，人一現身，立即發

動，及至瞥見來人，是個，美如天仙的少女，心方一動，三件法寶的光華，已然到了敵人身上，正覺着收勢不及，殺死可惜，猛見敵人一聲清叱，也未見有什動作，飛針先到，首先消滅無蹤，飛刀和金環，也似被什東西格住，不能再進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伎倆止此，敵人如此神通，別的邪法，自更無效，知道情勢危險，恐將這二寶，又復失去，趕忙回收時，果然，敵人一聲叱罷，指一上道，金碧光華飛出，首把金環，一斬一絞，立成粉碎，洒了半崖星雨，飛刀雖幸勉強收回，人還未容，破空飛起，少女揚手，又是一道金光，當頭罩下，那護身墨雲，竟似抵禦不住，暫時雖未受傷，身已被人困住，逃遁不得，妖童急怒驚恨，交加之下，把心一橫，左就凶多吉少，率性破口大罵，欲用激將之計，誘敵入巢，謝琳天性好勝，又認妖童，小小年紀，敢於如此爲惡橫行，師長可知，有意除惡務盡，正想押了回去，謝瓔也自趕到，匆匆略說經過，仍用法寶，押着妖童飛行，沿着巫峽崖頂，連趕了四五座峯頭，約飛行了二百餘里，眼望前面，危峯刺天，峭壁排雲，山勢益發險惡，謝瓔見久未到，心早不耐，方欲就地拷問，殺了妖童，異日再尋他的，巢穴師長，忽聽妖童，連聲厲嘯，響振林谷，謝琳料到地頭，因忿妖童

惡口傷人，惟恐萬一遁逃，忙把寶光止住，喝道，該死妖孽，你嗚什麼，怎還不到你的妖窟，我們還有事，不耐煩了，現容你再叫三聲，你那妖怪，如不迎來，我便先取你的狗命，妖童連受寶光侵削，身外墨雲，已去大半，早就不支，聞言，知道不妙，心中還想，巢穴就在前面，乃母如在洞中，定必出救，心雖胆怯，仍想延挨待救，故意厲聲答道，我娘便在前面，烏樹嶺，墨雲峯，洞中打坐，他名烏頭婆，說出來，嚇破你的狗胆，你如害怕，不敢前去，我便依你，喚他三聲，謝琳冷笑道，我先前，因不知你巢穴，意欲一網打淨，故爾押你到此，現既知道地頭，自會上門，何必你喊，妖童原以先前，連喚未應，心疑乃母，海外未回，雖有同門黨羽，恐非敵人對手，本意欲借說話耽延，以便洞中同黨，乘機向乃母，行法求救，祇消挨上一會，以乃母的法力，多遠都能趕回，不料弄巧成拙，聞言，知無幸免，可是仍不肯說軟話，意欲再以話激，口方喝得一聲，狗了頭，底下話未出口，謝琳自經佛法重煉的，碧蜈鈎，已化一道，金碧光華，龍飛電掣而出，圍向妖童身上，二寶齊施，妖童護身妖雲將散，怎禁得住，吃兩道寶光，齊施威力，接連絞了兩三絞，當即了帳，化爲一灘紫血，狼籍地上，妖童一死，那飛

刀，倏地乘隙往前飛去，謝琳先未防到，不及阻止，知道飛刀，所去之處，必是妖窟，還待趕往除害，謝璵攔道，妹子，你忘記爹爹的話麼，照這沿途耽延，趕到川邊，也正是時候了，我們還要拜望芬師伯呢，日後得便再來，仍就隱身走吧，謝琳本和乃姊一樣，天真和善，一時激怒，疾惡動了殺機，妖童一死，心氣便和，又想起乃父之言，畢竟葉姑事關重大，一面應諾，便同起身，剛縱有無相神光飛起，猛覺眼前，墨綠光華，一閃即滅，知有妖人暗放冷箭，仗着神光護體，不會受傷，身形已隱，故未再來，怒火重被勾動，又想往妖童所說的，妖窟尋去，謝璵攔道，這妖孽，看他孽子，被人殺死，祇放冷箭，不敢出頭，就上門去，能尋到麼，我們地理不熟，祇聽地名就在前面，刀光越峯而過，未見落處，山峯林立，知道何處，方見妖窟，就便尋到，妖人也早逃走，除他記仇迎敵，自不干休，看情勢，妖人業已知道，我們難惹，不敢明對，暗算無功，立即逃遁，去了白費心力，耽延時刻，所爲何來，老妖名叫烏頭婆，少時向葉姑一問，自知細底，除他容易，何須忙在一時，謝琳也覺此言有理，大聲喝道，該死妖婦，暫時容你偷生，以後如不痛改前非，我們事完回來，你那兒子，就是你的榜樣，說罷，也無回

應，二女便同催遁光往川邊飛去，因在巫峽留連，又與妖童鬥法，押同往尋妖窟，雖然爲時不久，路却不是先前去向，前後算起，也有一個多時辰耽延，謝璵必料妖婦，決不如此易於干休，更恐途中，再遇上別的枝節，父親話已有些應驗，估量決不止此，覺着早到倚天崖才妥，祇催遁光，由高空，向前急駛，不再往下觀看景物，行到午正時分，前面雪山矗立，翠嶂雲橫，倚天崖，已然入望，心方一喜，忽聽身後來路，遙空密雲層中，隱隱傳來，一種極尖銳悲憤的怪聲，叫道，何方賤婢，敢乘我老婆子，不在山中，將我兩生愛子殺死，快快回頭，與老身說個明白，要是我兒不好，祇要理對，老身還可容你活命，要是你們，無故欺人，莫怪老身心狠，我知現今，峨嵋青城兩派，收了許多，無知小狗男女，慣在外面，無故欺人，休看你，師傅隱身法神妙，人看不見，如與老身爲仇，并無用處，上天下地，一樣能取你的狗命，再不回頭，與我論理，我一下手，就悔無極了，二女遁光，何等神速，急切間，妖婦雖還不曾追上，但那怪聲，既是若遠若近，聽去又極淒厲酸楚，刺耳難耐，依了謝璵，便要停身相待，吃謝璵一把拉住，謝璵剛喊得一聲姊姊，聲才出口，又聽妖婦，哭喊仇人，你回來呀，謝璵底下，話未

出口，吃妖婦遠遠一喊，猛覺心神皆顫，似欲飛越，身在有無相神光護身之下，尙且如此，不禁大驚，幸是年來修煉佛法，功力精進，迥異往昔，一覺有異，忙運禪功，把心神定住，方得無事，先前驟出不意，沒料妖婦邪法，如此神通，人一出聲，立有感應，畢竟佛法真傳，與衆不同，一加戒備，便即無事，謝瓔雖未出聲，也自有警覺，情知是個強敵，暗忖無論多利害的妖人，芬陀師伯那裏，便可無事，好在龍象處，就在眼前，祇是妹子，今日心性較暴，不似往日，與己同一，恐有疏失，忙用手攬住謝琳，加急同飛，那知烏頭婆，乃邪教中，有名人物，煉就獨門邪法，專一攝人生魂，對方祇一出聲，生魂立被攝去，便是道力較高的人，如若事出不意，也都難免，不過，妖婦雖然凶惡，除非人先犯他，或是愛子，受了人欺，無故決不傷人，自己也知，所習不正，乃子又喜在外，爲惡生事，平生鍾愛，祇此一子，舐犢情深，視若性命，乃子偏不爭氣，百年前，已因爲惡太多，被仇家殺死，幾於形神皆滅，烏頭婆費了許多心力，將他元神煉好，重又轉世，收回山去，因知乃子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最喜在外惹禍，習法却不用功，淺嘗輒止，現當正邪各派羣仙，四九重劫之期，如稍放縱，不特愛子，自取滅亡

多半還要累及自己，盤算之下，特意帶同愛子門人，隱居在巫峽羣峯，最隱秘荒寒的，無名亂山之中，閉洞隱修，不問外事，準備躲那四九大劫，平日直不許孽子，離開他一步，孽子因當地，僻陋荒涼，山又童禿，終年愁雲慘霧籠罩，僅有正午前，略見晴明，祇是險阻幽深，風景全無，自然不耐岑寂，每欲出外，總是烏頭婆跟着，以防在外，樹敵結怨，居然隱避了將近百年，因他管束得嚴，並未生事，可是年月一久，未免疏懈下來，乃子又再三向母求說，想起前生，受禍之慘，心胆已寒，就娘不在，也決不敢胡爲，烏頭婆雖然半信半疑，但疼兒子的心盛，知乃子天性好動，山中荒晦，委實無可遊觀，口雖不會明允，暗中却漸放任，祇不准離開巫峽山境之外，孽子日常無事，每去江邊閒遊，也是夙孽太重，運數當終，前日偶往附近村集閒遊，忽思飲食，土人見他，形貌醜怪，出口不遜，已極厭惡，又見道童穿着，當是山中寺觀，逃出來的道童，身邊未必有錢，便要他先錢後酒，於是爭吵起來，孽子正待行法白吃，還要作些惡劇，恰值乃母尋來，將他帶回，一口惡氣不出，才有當日之事，事更湊巧，乃母因算計，四九重劫，越來越近，連日心神忽動，若有警兆，這等境象，從來罕有，心中疑慮，欲往海

外尋一多年未見的，同黨商計，偏那同黨，也是一個，左道散仙，宮中美女甚多，惟恐乃子，生心貽笑，沒有帶去，行時，也曾叮囑，自己未回以前，誰也不許離山一步，孽子本已應允，那天乃母去後，忽想起日前，士民欺侮之恨，欲往報復，趕到一看，因非集期，祇是一片空地，一時氣無可出，見那些繹夫，俱是當日，指說嘲笑自己的士民，立生惡念捉弄，不想引出殺身之禍，後被謝琳制住，一看日影，乃母應早歸山，心中還在打點復仇之念，做夢也沒料到，乃母一生，言行必踐，所約時限，永無差錯，這日竟會在歸途，被一久別重逢的，同類至好，強行約往山中，小聚了半日，孽子死後，烏頭婆在外，忽覺有了警兆，跟着，接到妖徒的警報，忙即趕回，當時悲憤已極，匆匆略問仇人情景去路，便起急追，一面施那七煞形音攝魂大法，二女幸仗神光護體，本身道力又高，沒有吃虧，烏頭婆見魂未攝到，大是驚異，痛子情般，決計拚命，仍就加急前進，快追上時，這裏二女，也快飛到倚天崖上，耳聽身後怪聲，越來越近，覺着被妖人追往庵中，不大好看，心正盤算，應敵與否，忽聽一聲霹靂，由頭上越過，忙回頭一看，一道金光，光中現出一隻，畝許大的金手，挾着千重雷火金星，其疾如電，正往身



後，怪聲來路飛去，同時又聽，一聲厲嘯，發自遙空，這次却是由近而遠，晃眼，祇剩一縷餘音，搖曳天邊，那大手，和金光雷火，連同妖人怪聲，全都消滅，無聞無見，二女本身，也飛抵庵前，剛按遁光落下，現出原身，忽見庵中，走出一個，老佛婆來，說道，芬陀大師師徒，現往南海，令我在此，延款二位道友，行時留有柬帖一封，請至裏面，再看吧，二女見那老佛婆，道氣盎然，貌相祥和，料知是位，前輩高人，忙卽敬禮，請問法號，老佛婆道，我姓邱，素無法名，近在這裏，代主人看守廟宇，適才驚走烏頭婆的，乃是大師，化身妙用，與我無干，隨說，隨引二女，去到禪堂坐定，袖中取出柬帖，大意是說，二女前途遠大，功德無量，可喜可賀，邱道友昔年至交，但他屢世苦行，今生尙有一難，方得證果，到時，務望相助，玉成其事，另外，附有一個小簡，上記開視日期，令到時再看，二女一算，還有不少日月，便由謝琳收起，老佛婆道，道友理會得麼，二女同聲答道，師伯之命，焉有不遵，祇是後輩，道淺力薄，不知能否勝任，老前輩何妨先爲指示機宜呢，老佛婆道，如論此時，二位道友，自難爲謀，可是將來，二位道友，祇一舉手，便可爲我解厄，絕非今日之比了，事情還早，說之徒亂人意

，可惜一粒靈珠，被他飛去，否則，老婆子得益更多呢，二女知他，不肯深說，便改談別的，誰知那老佛婆，竟是法理精微，妙諦如珠，祇身世來歷，不肯明言，二女好生敬佩，又把烏頭婆的，來歷深淺，談了一陣，說二女夙根深厚，回山不久，便有曠世佛緣遇合，以後更無足慮，不必在心，談了一陣，二女見時將到，便起辭別，老佛婆并不留客，送到庵外，便自作別回身，二女立往雙杉坪飛去，到的時刻，原早算准，二三十里之遙，晃眼飛到，見當地，乃是一片危崖，崖頂有一小峯，峯前一片平地，崖頂地勢，十分平坦，因當雪山邊界，氣候高寒，山風勁疾，草木稀少，疏落落，生着一些雜樹，都不高大，形態也均欹斜瘦硬，偏向一方的多，惟獨孤峯前面，一左一右，生着兩株大杉樹，峯在崖頂當中，高僅十多丈，孤另另矗立其間，玲瓏奇秀，勢絕生動，石色也與崖石，迥不相同，直似何方移來的小山，不是原有，那兩株大杉，尤爲奇特，其高約在二三十丈，大約十圍，亭亭勃勃直上十餘丈，才生枝葉，虬枝紛披，形如翔鳳，全崖草木黃落，生機將瘁，獨這雙杉，鐵幹撐空，蔭被十畝，枝葉龍葱，翠色欲流，直似兩幢，極大華蓋，張在小峯前面，最難得是兩株，大小如一，雄奇偉秀，彙爲奇觀，二女

雖然久居仙山，似此靈杉古木，也所罕見，互相贊賞了幾句，再走向峯前一看，那峯遠看，雖是洞竅玲瓏，通體却是一塊整石，最深的洞巖，不過丈許，均不甚大，知道葉姑，就在裏面，祇是無門可入，二女心想武夷行時，雖未說到，如何入門，爹爹曾有叩關之言，細視全峯上下，到處層巒疊嶂，奇石若飛，惟獨近峯頂處，有丈許大一方，圓形石壁，玉色勻細，又圓又闊，映日迴光，閃閃生輝，前面山原林木，影照其中，宛如一輪明月，懸在上面，估量那圓石，許是洞門，經葉姑行法封閉，正同商計，飛往石上，叩關求見，忽聽一女子聲音笑道，瓔琳二女，來得真巧，你二人速退雙杉前面，待我放你姊妹進來，二女一聽，聲由圓石發出，正是葉續的口音，久別依戀，不禁動了天真，喜得拍手，爭喚葉姑，一面飛退雙杉前面，身剛立定，忽聽地底，殷殷雷鳴，好似地軸正轉，小峯也在往前移動，晃眼聲止，便聽葉續喚道，峯移洞現，你姊妹快進來吧，這次語聲，却由地底傳來，聽去甚深，二女邊答邊往前趕，那座小峯，倒退了十多丈，正當峯底，現出一個洞穴，方圓約有丈許，看去深約千丈，近口七八丈，懸着一團碗大銀光，照得洞中，明知白日，知是葉姑，用來接引自己的寶光，忙把有無相神光一

變，現身往下飛降，才落十丈，地軸又鳴，一片殷雷響過，再看上面，小峯已復原位，壓向洞口，那團銀光，也似飛星下墮，趕向腳底，二女便隨銀光飛落，轉瞬快要到底，銀光忽往橫裏飛去，同時看到，壁間現出一個圓門，二女以為裏面，地方必大，忙趕進去，入內一看，洞并不大，迎面是間，大祇方丈的石室，當中一個，矮圓石墩，空無餘物，方一遲疑，忽又聽葉繽，在石壁中笑道，今日大功告成，你姊妹便尋了來，祇顧忻喜，竟忘將內層門戶開放，我也如此粗心，豈非笑話，話還未畢，一片奇光閃過，正面石壁，忽隱，全洞大放光明，葉繽已在面前出現，二女忙搶過去，謝琳首先，拉着葉繽的手，喜跳道，葉姑，幾時煉此妙法，快教我吧，葉繽道，這些下乘法術，有什希罕，你要學時，閒來我再傳你，忙他作什，你二人怎會尋到此地，謝琳笑道，葉姑，神通廣大，還算不出麼，說罷，又道，啊，今天不許葉姑算，你猜，我們怎會尋來的，猜中便罷，猜不中時，須把移山之法傳我，葉繽一手一個，拉着二女，往裏走進，笑道，這還有猜不到的，這一打賭，祇怕你法術却學不成了，二女同笑道，却不許你，按神光占算呢，葉繽笑道，我最愛你姊妹天真，須和常人一般說笑，才有意思，占算出來，就

無趣了，我還有部書，未收拾，事完，再長談吧，謝琳早已瞥見，發現那間石室，甚是廣大，中設法壇，壇上立着一座，金光燦燦的寶幢，壇前有一矮石案，案上陳着一本道書，旁有一堆金沙，案前一個石礮，聞言，故作不知，含笑將頭連搖道，葉姑，不收書，有什緊要，莫非還不許我們看麼，你不知我姊妹，這幾月來，多麼想你，出門有多難呢，葉續聞言，立被打動，笑道，此書以前，乃神泥封合，被我化成散沙，方得取出，現須還原，并非易事，我已忙了些日，久別思念，先談一會，也好，我習此書，關係非小，你們也實習他不得，莫非你們此來，還不知底細麼，謝琳笑道，姊妹先不說，一說，葉姑就猜中了，葉姑探我們的口氣呢，說時，葉續因無坐處，便拉二女，同去石墩上落坐，笑道，那麼，我先猜吧，二女見葉續，一味忻喜，毫末生疑，越發高興，故意互相爭喚葉姑，各要傳授一點，有趣味的法術，葉續笑道，沒見你姊妹，都不小了，仍是當年，童心稗氣，習法祇爲好玩，你們可是由小寒山來，二女拍手笑道，這頭一猜，就猜錯了，葉續笑道，我話還未完呢，那麼，你姊妹必是武夷省親，聽你父親說的了，謝環聞言，微笑未答，謝琳却拉着葉續的手，笑道，全猜不對，我們到是往武夷，看望

了爹爹，爹爹祇說，葉姑想念我們，前日還會通靈，別的并未怎提說，我們現由龍象庵來，葉姑想不到吧，葉續也是愛憐二女太甚，又當大功告成之際，心中高興，全未想到別的，事情偏極湊巧，謝琳靈慧異常，這次巫峽途中，與妖人結仇，事本無心，後往龍象庵，聽人說起，烏頭婆的利害，便留了心，及聽葉續一問，猛想起此事現成資料，如加上，豈不比爹爹所教，還圓得多，故意忿忿答道，我二人，是讓一個，名叫烏頭婆的妖婦，追到那裏去的，葉續驚道，那老妖婦，邪法利害，最爲狠毒，不過，他已匿跡多年，久已無人見到，并且他雖妖邪，向不無故尋事，你二人怎會與他爲敵，謝瓔正要開口，謝琳搶口說道，姊姊，莫插話，由我一人來說，我姊妹，不能白受人家欺負，師父所傳佛法，祇是防身禦魔，遇見利害一點的妖人，便難除他，說完，我還要求葉姑，傳授仙法，破妖婦的，呼音攝魂邪法，報仇除害呢，說罷，隨即添枝加葉，假說久不見爹爹和葉姑，日夕思念，昨日苦求師父允准，去往武夷，本心省親之後，問明葉姑行踪，再往問候，那知爹爹，見面不久，便說有事他去，命卽回山，日內當同葉姑，往小寒山相見等語，我和姊姊，問葉姑師徒何往，爹爹說，葉姑近有要事，獨自一人，在此

煉法，連門人都未帶一個，此時正在閉關，說也不見，你二人便去，也見不到，還是回山，等候我們來吧，今早分手，覺着好容易，出一次門，師父爲恐有人欺侮，還傳我們，有無相神光護身，本心想和爹爹葉姑，聚上十天半月，一同回去，不料如此，豈不冤枉，特意繞着路走，想就便看看山水景致，身爲神光所隱，外人原看不出，也沒想到多事，那知行經巫峽，見一妖童，用邪法，無故殘害苦人，是我不忍，將他追往深山之中殺死，這厮死前，說他娘是烏頭婆，還叫了兩聲，也未見人來救，除去之後，正往回走，老妖婦忽然追來，先用呼音攝魂邪法，如非神光護身，差點沒吃他虧，姊姊，看出是個勁敵，下山時，師父又曾叮囑，不許與人交手，先殺妖童，已然忘誠，又聽妖婦一喊，心神便亂，更說毒手摩什，發聲尋仇，衆寡不敵，本意飛回小寒山去，誰知妖婦利害，三面俱有怪聲呼應，恐有疎失，雙杉坪，祇聽說在雪山附近，不知何處，倚天崖却知不遠，心料芬陀師伯，必能相助，正好是這一方，便往倚天崖，龍象庵飛去，妖婦飛行，竟比我們還快，我們才飛到庵前，他已追近，方覺被人追上門去，不是意思，待要回身一拚，忽由庵中，飛出一隻大金手，將妖婦趕走，隨走出一位，姓邱的老佛婆，將

我們接進庵去，才知芬陀師伯，已然他出，早算就妖婦追來，用化身將他逐走，隨給我們，一封柬帖，邱老前輩，談起妖婦的利害，以後不免相遇，吃他的虧，祇有葉姑，能有力制他，又問出了地點，因而尋來，葉姑怎猜得到呢，葉姑自不願妖婦，欺害我們，傳法破他，那不消說，現又打賭輸了，請連那移山之法，一齊傳授了吧，改日尋到妖窟，上來，先把他巢穴，行法移去，再與交手，有多快心呢，葉姑以爲，忍大師欲令二女，承他衣鉢，自己煉法，斷無不知之理，萬不會令二女，來向自己學步，聞言果然深信，略爲沈吟，答道，那妖婦，既與結下殺子之仇，委實是你二人隱患，此人神通變化，邪法高強，便我親去除他，也是難極，尙幸機緣湊巧，我近煉此書，乃東晉神僧絕尊者，滅魔寶籙，內中恰有制他之法，不過，習了此書，雖具無上降魔威力，但已利害相兼，尤其是習後不謹，妄肆威力，不特多造孽因，於本身修爲上，害處更大，必須慎重，妖婦和軒轅師徒，蚩尤墳中三怪，都是來去如電，聲到人到，你二人不久，便要下山，雖有佛法護身，一則，皈依佛門未久，遇上尋常妖邪，自非所計，似這類強敵，却是難料，二則，你二人經歷甚淺，無什機心，妖婦捷如響應，仇恨又深，說來就來，隨



時隨地，都可侵害，你們其勢不會，終年均在神光護身之下，一個不會防備，變出非常，吃他驟然暗算，便難抵禦，固然，你們累世修爲，福緣深厚，不致遭他毒手，吃虧却所不免，這部滅魔寶籙，你二人如全習去，無益有害，并且你們，將來成就遠大，到時，自具佛家，上乘法力，也無須乎此，本來萬不能傳，我想你二人，此時功候未到，妖婦毒害，不可不防，祇把破他的法習去，以爲目前防身之計，也還無礙，祇是你二人，俱是天資靈慧，此書註釋詳明，一見即可通曉，祇要當時記下，日後自能練習應用，傳授不難，但祇許習此一法，不許窺記別章，是這樣，便不傳授，不要貪多好奇，少時學完，又來魔纏，要學別的，二女聞言，知己上套，好生歡喜，同聲應諾不迭，葉繽隨將桌上，那本寶籙檢出一章，令二女同閱，并加講解，二女見那寶籙，長約一尺三寸，寬祇三分之一，非紙非絹，色作金黃，異香芬馥，不知何質所製，上面滿是篆引符籙，并有分書註釋，和偈咒用法，果然詳明，一見即可通曉，準知少時，父親還要暗助，故意裝着老實聽話情景，不去翻動，靜聽講解，眼看一章習完，葉繽待要將書合上，重行敘談，忽見洞頂，白光連閃，葉繽笑道，你父親不知有何要事，與我通靈，時間也

不知久暫，現用法力，將此書禁制，你二人不許洩氣，設法偷看，謝琳將小嘴一撇，故作頑皮神氣，答道，葉姑既不放心我們，請收起來吧，放在桌上，我們是要偷了逃走的啊，葉續急於和謝山問答，微笑了笑，也未答話，將手一指，案上那堆金砂，立化成一幢，金花寶焰，將書籠罩，跟着雙目垂簾，便就坐上入定，二女先見乃父，調虎離山之計已成，方自忻幸，不料有此一着，見那金花寶焰，強烈異常，寶籙就在其內，連施法力，不能移動分毫，又知時機瞬息，少縱即逝，正乾看着發急，謝瓔比較沈穩，見伎倆已窮，祇師傅有無相神光，不曾施爲，傳時，師父曾說，此法不特護身神妙，并能制壓敵人法寶，何不姑且一試，佛家妙法，果然不可思議，那桌上金光寶焰，吃有無相神光一壓，立即光華銳減，謝琳見狀大喜，知道寶焰，乃神泥所化，佛光既可剋制此寶，自可隨意取攜，適才匆忙，祇見寶焰，威力甚強，沒想到運用神光，幾乎誤事，當下更不怠慢，忙在神光護身之下，一伸手，便把書取到手內，縱向一旁，從頭往下默記，謝瓔見神光生效，本想伸手去取，一見妹子，捷足先登，想起父親，來時語氣，和妹子近日言動，與前稍異，知是定數，祇得罷了，那寶籙，共是正反各五十三章，謝琳已是神

仙中人，本書既易通曉，先前葉繽，又曾指教，早得玄珠，一通百通，謝琳記看迅速，不消片刻，便即默記胸中，見葉繽仍在定中，忙把書仍放原處，一面朝謝瓔打手式，告以全記，書已還原，葉姑許可瞞過，少時，說是不說，謝瓔見他，喜形於色，笑道，你今日，怎這粗心，葉姑憐愛我們太過，祇是一時疏忽，他是能瞞的人麼，你看神泥寶焰，雖仍放光，經過有相神光一照，已無先前強烈，明是破綻，乖乖認錯吧，謝琳含笑點頭，方去葉繽身側跪下，葉繽已自醒轉，似已覺查，面有慍色，也不答理謝琳，祇向謝瓔道，我起初，祇當你二人，孿生姊妹，平日言行心性，無不如一，今日看來，還是你好得多，謝瓔忙已跪下道，此事休怪，琳妹一人，葉姑此時，料已得知詳情，這也是爹爹，惟恐葉姑，故交情重，來日多事，無人驅策，朱鸞，朱紅二位師妹，又難勝任，特意商准師父，設下此計，知葉姑疼愛我們，算准時刻，乘虛盜習寶錄，原定我姊妹，不論何人，先得到手，便算他的，祇着二人學習，瓔兒也未始不想學習，祇被琳妹搶先，慢了一步，葉姑不要生氣，都是瓔琳不好，沒先稟告，請葉姑降責吧，謝琳因從小，便受葉繽愛憐，從未受過一旬重話，葉繽這等詞色，生平從未受過，不禁動了重

心，眼圈一紅，幾乎要哭，續葉見他，玉頰紅生，淚珠瑩然，星波欲流，先前嗔怪，半屬裝喬，見狀不禁生憐，忙用雙手，將二女一同拉起，攬向身旁坐下，笑道，癡兒，我豈不知，此是你父師，和你姊妹，對我的好意，可是你們，知道習法的弊害麼，我是爲了前生，與黃道友，同門患難至交，并有好些淵源因果，不得不完此願力，你們却是何苦，尙幸習法，祇琳兒一人，適與你父通靈，他算計琳兒，已將此書默記，對我明言，并說，天蒙老禪師，已示先機，你二人不久，還有奇遇，雖習寶籙，決可無害，我才放心，就這樣，琳兒異日，正經修爲，仍不免於延誤，瓔兒自然，也被連帶，延遲正果，可笑你師父，雖修佛家，上乘大法，玄功超妙，情關依然不算全淨，對你二人，破關相見，不必說了，卽以此次而論，他先前連你們，降魔行道，均所不願，恨不能，和他一樣，清淨無爲，專以慈悲，願力渡世，才對心思，這次爲了助我，却許你們，學此下乘降魔之法，不也是爲情之一字，所搖動的麼，固然，佛家重在因果，隨緣自如，無損於明，可是他那強欲你們學他的念頭，經此一來，想必不致堅持的了，謝琳吃葉續一撫慰，早已破啼爲笑，祇是玉頰仍泛紅潮，嬌羞未退，聞言乘機笑答道，爹爹和葉姑，

至今還不知師父用意，我看師父，本來就無成見，有什堅持之處，他平日那等口氣，好似另有深意在內，如真令我姊妹，學他的樣，這有無相神光，也不會就傳授了，還有我們，和師父同在一處，參禪學道，我們的功課，與師父所習，好多不同之處，并且拜師不久，還曾說過，他那禪功最難，以前初坐關時，不知受了多少魔擾，和諸般苦難，相由心生，心即是魔，休看禁制嚴密，外魔易禦，內魔難消，一樣受他侵害，你二人夙根緣福深厚，取法乎上，固是佳事，但與性情不合，不如先固根本，循序漸進，因為一是先難後易，一是先易後難，却是功力與日俱深，無什弊害，好在殊途同歸，姑先往容易路上走吧，事尚未定，能夠學我更好，且等二三年後，看修爲如何，再定，先不要說等語，我二人謹遵師命，見了爹爹葉姑，不知怎的，從未想到稟告，這時才得想起，照此情形，定不會固執什成見了，葉續自言，好似恍然，若有所悟，隨笑道，你師父對我，真個故人情重呢，謝璽接口問道，葉姑和師父幾生至交，不必說了，今日忽說此言，內中當有文章，還有葉姑，這次習練寶籙，爲的是一位姓黃的老前輩，他與葉姑，到底是何淵源因果呢，葉續道，詳情此時，不便明言，時至自知，祇是琳兒，已將寶籙盜習，

事已如此，我率性再指點他一番，使他更易習煉，此事於正經修爲上，實有弊害，你以後，却須謹記我誠，萬萬習他不得，這樣，你二人長短互助，彼此均有大益，如你也同學會，不特將來，你不能助他，反而同受阻累，那就更爲不值了，謝瓔忙答，葉姑如此叮囑，爹爹也曾說過，怎敢違背，葉續道，你爹爹不是不知，事關重大，胡再不謀，連你師父，也是如此，不然的話，那西方八功德池中神泥，何等威力，你們怎伸得進手去，也是定數，我爲行事謹細，明知這裏，邪魔不敢來犯，依然戒備甚嚴，除絕尊者，原設禁制外，又在峯頭，懸起一面寶鏡，此寶功能傳聲照遠，方圓數十里內，人物動靜，我在地底，均可一望而知，你們初來時，因有神光隱形，我并未見，嗣在峯前，突現形聲，方使得知，久別歡敘，竟沒想到，你們神光，已然煉成，更忘了神泥，受他剋制，你父要我遁靈，心雖微動，恐你姊妹，好奇淘氣，以爲神泥，寶焰威力，勝於雷火，手決難伸，又無多時耽延，那知稍爲疏忽，錯便鑄成，我愛你姊妹，反使爲我，遲延正果，心如何安呢，說罷，便令謝瓔，立向一旁，手指處，先收了桌上，金花寶焰，跟着面前，飛起一片金霞，謝瓔便被隔斷，也聽不見葉續，謝琳，說話聲音，待有個把

時辰，金霞斂處，仍復原狀，謝琳神色，似頗忻喜，葉續對二女道，我本意，留你姊妹在此，聚上兩日，再去，因你爹爹，還約我去，同謁天蒙禪師，

## 第二回 喜得先機良友關心辭小住 憂深末劫妖尸失計召淫魔

必須前往，離約期雖還有些時日，但我還有好些事未完，加上重煉神泥，使其復原，封閉洞穴，均非容易，不特不能留你姊妹在此，并還要你姊妹，速即回山，以免延誤事機，因你姊妹，中途多事，毒手摩什之外，又樹下了一個強敵，烏頭婆孽子雖然天性乖戾，極惡窮凶，妖婦近以四九重劫將臨，却極害怕，斂跡已久，比時孽子安心報復，也不過想使拉繯土人，吃場大苦，觀其狼狽受傷，引爲快意，并非真要全數殺害，等氣一出，必出現身形，施展邪法，以示神仙顯靈，迫使土民，向他叩拜求饒，再貢獻他一點，平日想吃，而乃母不許的酒食，便卽了事，縱會有了傷亡，妖婦回山，也必趕往救治，偏是他夙世惡孽太重，雖經乃母，用盡心力，使其轉劫重生，無如惡根難淨，夙孽未消，他母子註定劫數，終逃不過，妖婦愛之如命，尋常開氣，尙且不受，何況被

琳兒，連施佛法異寶，使其形神皆滅，連再轉一劫，都萬辦不到，如何不恨，妖婦對你二人，仇深山海，決解不開，此雖是他，昔年積惡太重，惡貫滿盈，劫運將到，不自警悟，但是妖婦，邪法利害，自成一派，不在當年鬼母朱櫻以下，除那七煞形音攝魂大法，一旦遇敵，施展起來，對方祇被他窺見一點形影，或是聽到一點聲息，真魂元神，立被攝去，狠毒無比，更還煉就鬼爪抓魂，和那獨門哭聲鬼嘯，無一樣不是修道人的，致命凶星，并且邪法異寶甚多，周身俱是利器，一眉一髮之微，均有極大凶威，尤其人隨聲到，來去如電，防不勝防，適才自被芬陀大師化身驚走，暫時退去，越想越恨，因為邱道友所愚，祇算出你們，在附近巖洞之中訪友，不知一定地點，此時正在方圓二三百里之內，狂施邪法，毒手窮搜，你們飛出不遠，定與相遇，休看琳兒，學了制他之法，但你現時功候尚差，妖婦畢竟苦煉多年，人又機詐絕倫，他雖傷你姊妹不了，要想就此除他，不特不是容易，時限也還未至，務要聽話，勿為已甚，以免窮途，中他誘敵之計，縱不吃虧，也生枝節，你們上路，稍有警兆，可故意出聲引他，一面作之字形，盤旋急飛，身有佛光隱護，他難於追撲，必將妖法埋伏發動，你們入伏之後，他立警覺，



定必現身追來，你們可即分開，發聲誘敵，等他運用全力，發出抓魂鬼手，琳兒已將事先準備停當，適才學會的滅魔神符，發將出去，妖婦必受重創，逃遁無疑，你們也各自回山便了，還有絕尊者在此間所藏滅魔寶籙，最犯妖邪左道之忌，祇爲佛法，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，千餘年來，爲了盜取寶籙，喪生敗道的，不知多少，近百年來，才無人敢生心覬覦，便我也仗着一半機緣，和十二分的至誠，才得到此，防衛行動，尤爲慎祕，他初追你們時，本應發覺，幸有芬陀大師，事先算定，將他驚退出數百里外，我又恰巧發現你們，開閉神速，加上禁制嚴密，他知絕尊者，藏寶之地，多高法力，也難入內，妖婦遍處窮搜，獨未想到會在這裏，一再如移山出去，他知所藏寶籙，已爲人得，不免又要生事，我雖無慮，此時無暇，與妖邪糾纏，祇好費點事，峯頭寶鏡，原是我初進來時通路，我大功告成，本應取下，自知妖婦尋仇，我便收回，通路，并未封閉，你姊妹，就由此出去吧，到了外面，先不要往回飛，反正相隔二三百里內，他必警覺，率性低着聲音，迎前叫陣，到好，二女一一領命，葉繽隨卽手挽靈訣，口誦真言，向上一指，笑道，由此上去，到頭望見側面圓洞，出去便是，我不送你們了，說罷，翻頂金雲

急旋若輪，突然高起，直上千丈，二女立縱神光，往上升起，晃眼到頂，果見前壁，有一小圓洞，也是金雲電轉，二女一到，忽然開放，趕即飛將出去，祇數丈遠，便自通過，到了外面一看，時已入夜，月光如晝，天宇澄清，回顧來路出口，仍是先來所見，圓形石壁，祇是一片頑石，光華已隱，古木蕭蕭，空山寂寂，遠望大雪山，連嶺重山，靜蕩蕩的，矗列於歸路天際，寒烟杳靄之中，方覺無什跡兆，彼此悄語，忽聽哭聲，淒慘尖厲，若斷若續，起自倚天崖附近，二女近年，功力精進，已非昔比，又在有無相神光，保護之下，因見出時，無什朕兆，略為疏忽，出了聲音，立時覺着心旌搖搖，真神欲顛，彷彿靜夜空山夜行，突遇雲低月暗，陰森怖人之境，四周鬼物來攝，心神悸越之狀，知道利害，忙即加緊戒備，一面，運用禪功，鎮定心神，一面，謝琳暗中如法施為，準備停當，互相打一手式，照着葉繽指教，姊妹二人，并肩一起，忽左忽右，作之字形，加急迎上前去，妖婦原是明知芬陀大師他出，不在龍象庵內，一則，不敢樹此強敵，尋上門去，二則，算出仇人，已然離庵他往，就在左近一帶，不會遠去，偏算不出他，一定落脚之所，心中驚疑，斷定仇人，決非易與，祇奇怪正派門下，從未聽說過，

有此人物，尤其那隱身法，異常神妙，不特自己竟會破他不了，也看不出，分毫跡象，看那形勢，攝魂法，雖不爲芬陀神尼所阻，也未必能生什大效，此時，即便報了殺子之仇，仇人既與芬陀相識，他那師長，也必是個，非常人物，對已決不干休，後患也所難免，不過，殺子仇恨太深，便拚一劫，也說不得了，越想，越橫心，二次重來，便在倚天崖，方圓二百里內，先飛行了一轉，施展妖法，佈好網羅，仇人一過，立即警覺，以防不出聲息，隱身遁去，那知忙中有錯，因雙杉坪，偏在倚天崖之西，雖祇二十里之遙，妖婦知那地方險惡，草木不生，從古無人，來往停留，以爲二女，既不在龍象庵，附近山中，頗多洞穴，和苦行修道人的，茅蓬石窟，也許訪什同道，生平不作徒勞的事，沒想到，雙杉坪，絕尊者兩處石穴通路，已被人開通入內，寶籙業已取出，制他的法，就在其內，也被仇人學去，對方法力太高，算不出來罷了，及至二女，一出聲音，妖婦祇顧注查，邪法封禁圈內，祇稍微有點警覺，二女飛行又快，一出來，便是左旋右轉，妖婦并未聽真，二女聞得哭聲，便生戒心，住口不語，妖婦呼聲攝魂，又未生效，祇得那急尋來，雙方飛遁，均極神速，加以空中禁網，二女飛行不遠，便入埋伏，雖因

神光護身，邪法無功，妖婦已自警覺，這次，却被認準去路，趕將上來，可是仇人影子，仍看不見，二女正飛行間，忽見前面，一團愁雲慘霧，擁着一個妖婦飛來，忙照預計，分向兩旁閃開，定睛一看，那妖婦，又高又大，臉似烏金，一頭烏灰色的亂髮，披拂肩背之上，兩邊鬚脚，垂着一蓬白紙總，總下垂着一掛紙錢，生就一張馬臉，吊額突睛，鼻孔深陷，兩頰高聳，闊口厚唇，血也似紅，白牙森列，下巴後縮，長臂赤足，手如烏爪，掌薄指長，身穿一件，灰白色的短麻衣，腰懸革囊，肩背上，斜掛着，七個死人頭骨，并非骷髏，都是貌相猙獰，獠牙外露，口眼鼻子亂動，背上釘着，三叉一刃，此是妖婦，狠極仇人，特現原形，全身披掛而來，二女出世不久，祇在峨嵋開府，略有見聞，幾曾見過，這等醜惡窮凶，一身鬼氣的妖邪，謝璽方自暗笑，見了活鬼，謝琳業已準備應付，笑罵道，瞎眼鬼妖婦，你睜着一雙鬼眼，連人都認不清，亂找些什麼，話才出口，人也同時，加急飛行，忽左忽右，往斜刺裏飛去，妖婦正在咬牙切齒，仔細查聽，仇人來路，聞聲，一聲厲吼，兩手一揮，便往發聲處，憑空撈去，那知對方，早已防到，又在暗處，一見妖婦，手上發出，十條灰黑色的暗影，閃電一般掃來，早

縱神光避開，妖婦鬼爪抓魄之法，竟未用上，不禁大驚，立用邪法，施展全力，又發出一聲，極尖銳淒厲的哭聲，他這妖法，非同小可，祇一出聲，再聽到他的哭聲，心神便即不能自制，將魂攝去，謝琳心忤，敵明我暗，本意還想侮弄，及聽哭聲入耳，竟比上兩次所聞，還要利害，祇管有了戒備，依然機伶伶，打了一個冷戰，才知葉姑再四叮囑，不許輕敵，果然妖婦，不是易與，不敢怠慢，忙照滅魔寶錄，所傳破法，也以全力運用真氣，將手一揚，連回靈訣，發將出去，當時好似一個，極大的皮泡，當空爆裂，震得天搖地動，四山皆起回應，妖婦驟不及防，立受重創，元氣耗散，先見邪法無功，仇人不曾見形，又看不出，是何來歷門戶，心已驚疑，不料還有極大神通，才一照面，沒看出有一點動靜，便破了攝魂之法，這一震之威，竟將自己，元氣擊散，耗掉好些，不禁神魂震悸，一想仇人，這等年輕，從未聽說，會具有如此法力，不是靈嶠仙府，那些地仙，也正是那些同類人物，再鬥下去，祇白吃虧，祇管仇深，也不宜自尋苦吃，當時，又恨又痛，又急又怕，決計逃退，等訪問出仇人來歷，再作報復之計，不敢戀戰，長嘯一聲，就此破空遁去，謝琳看出妖婦受傷，還待再取法寶，乘勝給他一下，沒料去

得這快，才聽嘯聲，已化黑烟遁去，祇聽尾音，搖曳遙空，更無形影，忙與謝瓔會合，正要開口，吃謝瓔搖手止住，想起葉繽之言，點頭會意，撥轉遁光，同往小寒山飛去，剛飛出不多遠，忽又聽異聲，再起遙空，十分耳熟，循聲一看，來路天邊，現出大片，烏金色的雲光，勢如潮湧，正由東南方飛來，往適才妖人鬥處，鋪天蓋地一般，橫斷過去，其疾如電，飛得又低又廣，二女一見，便認出是強仇，黑手摩什的妖雲，頗似發現自己踪跡，仗着他烏金光幕，飛行神速，展布又廣，趕急追來，搜索情景，自己除在龍象庵，雙杉坪，兩處外，并未現出形踪，怎會仍被妖人覺查，好生驚異，幸而適才見機，沒有窮追，妖婦又是先進後退，起初由北而南，往前迎敵，未了，却改作由東往西，往回飛駛，神光飛行，無形無聲，致致妖人，無法追蹤，否則，黑手摩什，正照適才，飛行途向前追趕，也許就是妖婦引來，如稍遲延，豈不正與相遇，二人方自尋思，那烏金雲光，已然追出老遠，忽又由極遠處，飛將回來，勢子比前更急，展布也更廣大，天被遮黑了半邊，似因撲空暴怒，光中發出極猛惡的厲嘯，這時，來路上，晴空萬里，片雲不生，皓月明星之下，祇見天邊，烏雲萬丈，瀾漫遙空，中夾千萬點，小金星，

慧雨流天，星馳電掣，向妖婦去路，疾駛而過，晃眼，祇剩極小一片，烏金色的雲影，沒入青旻杳靄之中，端的神速已極，二女雖恃神光護身，百邪不侵，見此猛惡聲勢，也自駭然，途中祇是回顧，原未停歇，一會便由大雪山頂，飛越過去，小寒山已然在望，心越放定，二女出入靈境，本無阻隔，便催遁光，直飛茅亭前面落下，見師父尚在入定，一同走向蒲團前拜倒，行完了禮，待要退下，忍大師忽然啓眸微笑道，琳兒自尋苦惱，殺機一啓，從此多事，你看如何，爲了葉姑，又有你父之命，便多受點辛苦，遲延正果，也說不得了，烏頭婆早知運數將終，隱匿已有多年，不料仍誤於孽子之手，此乃夙世因果，縱無此行，以啓其端，異日終須相遇，除非你姊妹，此時能學到我的境地，專以慈悲渡世，化盡一切孽冤，他或者能於倖免，想是他以前，惡孽太重，任憑如何機智狡詐，防範周密，終歸徒勞，可見惡因，是造不得呢，妖婦將來，必爲琳兒誅戮，形神皆滅，邪法雖然利害，琳兒已有制他之法，又有神光護身，此時，即使狹路相逢，他也侵害你們不得，時至自能除他，無足爲慮，往常你姊妹，每不自量力，好勝貪功，今日却甚知幾，那黑手摩什，與烏頭婆，本是素識，你姊妹，雖在龍象庵，雙杉坪，兩地

現身，因這兩處，俱有佛法封蔽，先并不曾發現，可是此人，自峨嵋開府不久，訪問出你姊妹，踪跡姓名以後，雖找不到我這來，想起前仇，和未來隱患，時刻都在留意訪查窺伺，事有湊巧，昔年赤身教主鳩盤婆，初創教宗時，曾收有一個男徒，名叫胡覽，因與他教下，女魔徒陰四娘勾結，犯規被逐，先恐乃師行誅，一同逃到滇緬交界，荒山中，隱伏多年，近聽同黨之勸，投到烏頭婆門下，烏頭婆雖是邪教中，有名人物，比起赤身教主，自然不如遠甚，胡陰二妖人，本意實是想學那獨門呼音攝魂之法，并非真個拜師求庇，烏頭婆也知二妖人來意，始而謙謝，後因二妖人，再四求請，勉強應諾，却祇管推宕，不肯真傳，二妖人自是不悅，新近又想，投到軒轅門下，因知老怪，近已不肯收徒，便由陰四娘，用邪媚之術，勾引毒手摩什，烏頭婆本把二妖人，認爲禍水，祇是不便明拒，見他改圖，自然樂得，可是毒手摩什，也有顧忌，祇爲魔女所迷，近日時往巫山相會，琳兒殺死烏頭婆孽子烏蠻時，胡，早已聞聲趕來，因忿烏頭婆，不肯傳法，不知是個勁敵，沒有現身相助，孽子死後，才照你二人答話之處，尋聲施展邪法，暗放冷箭，試了一下，繼見你二人隱身神妙，邪法無功，未敢再試，比時，魔女正與黑



手摩什，在外幽會，琳兒現形，并未覺查，後來，烏頭婆自警，趕回追蹤，隔了一會，黑手摩什，也送魔女回來，一聽胡覽，說起琳兒形貌，并說，還有一少女，祇聽問答，不見人影，便料定是他仇人，當時大怒，也追了去，路遇烏頭婆敗回，問知仇人，飛行途向，立施毒手，加急追趕，他算計邪法神速，必能追上，妖光所照之地，任何隱身法，也失靈效，那知你姊妹，受了葉姑指教，設下疑兵之計，途向顛倒，并未追上，這妖人邪法，已得軒轅老怪真傳，你二人，雖有神光護身，因是初習，時候尚淺，如被妖光照住，縱然不會所傷，也必被困，再如不知利害，一現身出手，便不免於吃虧，妖人又極靈警神速，從此多事，你姊妹除他不了，我又發大願力，祇以佛力渡化，終身不開殺戒，何況又是一個，淫凶冥頑，叢惡如山的妖邪，你姊妹，這一退避，沒有撻撥，甚為合宜，此人終久放你姊妹不過，相逢狹路，為期已近，有好些事，不能預言，我再入定，為期甚長，日內，你父與葉姑同來，也不交談，無暇再考查你姊妹的功課，新居興建以後，務照我傳勤習，以期精進，琳兒習練寶籙，也是要緊，瓔兒除與琳兒，在雙杉坪，同習佛法以外，每值琳兒，習練寶籙諸法時，務要避開，不可在側，暫時禦敵

降魔，琳兒自較擅場，將來成就，仍是嬰兒佔先，以後表裏爲用，各有補益，如若見獵心喜，非徒無益，且有損了，說罷，又指示了一些功課，便卽入定，二女自拜師以來，這等口氣，尙是初次聽到，俱料下山期近，益發用起功來，過了八九天，謝葉二人，忽同飛到，好如早就知道，忍大師定中，不能相見，一到便和二女，同去後山，看好新居，擇定幾處好風景，互相商計，由一音大師葉績，代爲佈置興建，并把太湖東洞庭，縹緲峯，和武夷謝山那裏存放的，陳設用具，取了些來，一一安排，停妥以後，葉績又來了幾次，每次必往二女新居留連，踵事增華，別開生面，本是靈境，經此一來，益發成了神仙宮室，雖不如峨嵋仙府，那麼壯闊宏深，氣象萬千，却也幽麗清華，美景無邊，二女生來，愛好天然，又料下山在即，新居遷入以後，便在裏面，分別用功，日夕勤奮，進境異常神速，葉績本不想謝琳全習寶籙，以防耽誤禪修，經不住謝琳，再三纏磨求請，說全書已然記下，不肯指教，不過習時難些，早晚仍要學會，既然習他，便須學全，葉姑不加指教，習時艱難，反到多延時日，轉不如一氣，將他學會，以免正經功課，因此分心，葉績笑道，我是恐你，貪多難嚼，如欲分清界限，非有極堅定的

道力智慧不可，你當真能勉爲其難麼，謝琳力說，早已想過，必能說到做到，葉繽祇得允了，因此，不消數月光陰，謝琳便將全書習完，一切伏魔諸法，均可隨意運用，雖還未到爐火純青境地，法力高強，已遠勝往習，禪門基本功夫，却比謝瓔，遜了一籌，謝琳自料，決可追上，并且有了姊姊在前，還可得他指點，學時，也較容易，異日下山行道，修積外功，誅戮妖邪，却有了極大威力，滿心高興，未以爲意，因這幾月中，謝瓔一意禪修，毫不外驚，不特心光湛然，靈慧獨超，便是護身神光，以及平日，經佛法重煉的，飛劍法寶，也同增了威力妙用，這却不是謝琳所及，二女恰好，各有勝場，不過，內外功夫，各有淺深，言行心性，不覺也有動靜之異，不似以前，姊妹二人，一言一動，連心意都是一樣，祇大體不差罷了，這日寒月大師謝山，忽然來傳，天蒙老禪師之命，說大雪山，絕壑之下，有一佛家靈境，地名青蓮峪，有一神僧，大智禪師，又名智公禪師，在彼隱居，這位神僧，原是我佛座下，第四十七尊者，阿闍修利羅，因在南宋末年轉世，有許多因願未了，爲此，苦願閉關，以完當年願力，每隔一甲子，開關一次，普渡有緣人，他那蓮池底下，靈泉穴內，有西方麻羅揭波提尊者，千年

前，封藏的，一件至寶，名爲七寶金幢，上附七寶奇珍，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，這次，禪師開關，正當此寶期滿出世，當時，并有花開見佛，靈異之景，祇管智公禪師，廣結法緣，非有極大緣福的人，仍是不能參與，禪師曾發宏願，當他六十年一次，開關之日，祇是有緣來謁，與他相見的人，有求必應，此事一則，無人知道細底，二則，此寶曾經揭波提尊者，佛法封禁，上有九字真言，四句偈語，非能領解持誦，也無法相授，除智公禪師外，知底的，神僧神尼，僅僅數人，二女如在期前趕到，向禪師跪求，必能蒙其相助，此寶一得，不特將來，萬邪不侵，并可宏宣佛法，光大禪宗，成就遠大，功德無量，祇是另外，還有一個，與禪師淵源甚深的人，想得此寶，并還有一個，極有法力的，佛門弟子，從旁相助，代向禪師求說，但這兩人，難知此寶來歷，不知詳細，和那真言佛偈，數中也不該爲他所有，二人也有自知之明，先本不是一路，前一個，是爲己打算，後一個，是爲友熱腸，勉爲其難，均是存着萬一之想，無如事有定數，一任二人，設想周密，二個是起身雖早，枝節橫生，到晚了一步，一個是過去諸生，難尊太重，今生操行堅苦，戒律甚是謹嚴，他和那至友，今生尚未會過面，又是背師行事，姑

試爲之，不敢輕率妄爲，種種顧忌遷延，到得雖是不晚，陰錯陽差，終於徒勞，不過此人，法力頗高，已算就此行，如若無成，金幢玉寶，必爲二女所得，雖不如自有的好，他日仍可借用，打着萬分不行，仍可退一步打算的主意，此外，去參謁的人雖多，俱都於此無關，在禪師第二次開山升座之後，便各先後散去，還有許多人，均在當日子夜，禪師末次升座時再來，寶幢出現，是在第三次，升坐以前，在場的，其祇寥寥數人，蓮花開見佛的，福緣盛況，十九均遇合不上，佛門至寶，更無庸說，二女可在期前，持誦偈語真言，照着預示機宜，在禪師第一次，升座時趕往，必能到在前面，到時，不問那兩人在否，可照師傅，默運真靈，心向禪師，虔誠求告，無須口說，好在小寒山，在忍大師，佛法封禁之下，外人推算不出一點動靜，去時，又是忍大師，佛法相送，無跡可求，神速異常，那兩人，卽或有一先到，倉卒之中，既想不到，有此舉動，再者，一是尊重，一是代人爲謀，與你二人，受人指教，依言行事不同，全都恭謹萬分，兢兢業業，決不敢如此，輕率從事，對方見已被人，捷足先登，立自退讓，決不再爭，雖然事所必成，但是，金幢頂上，有一十色寶光舍利，必要飛返西方，如能收下，更是

再好沒有，天下事，無此萬全，琳兒近習寶籙，又分了一點心神，璵兒獨力難任，祇恐十九，不能如願，姑試爲之，惟力是視，無須勉強，佛家上乘法寶，迥異常，心靈一通，便與相合，回山，再用些功，便可如意運用了，二女聞命大喜，忙照所示機宜，日夕用功準備，事前既有成功，又得父師相助，由小寒山起身，晃眼，便達雪山上空，往青蓮峪，照直飛降，毫未受到，阻滯，這時，禪師還未升坐，青蓮峪上空，還有七層祥雲封鎖，加上凍雲緊合，冷霧如雪，外人休說下去，連地方，都找不到，許多有法力的，男女修士，俱在四邊靜候，虔心禮佛，等候禪師開山，爭先下降，二女因早有人，算准時刻，到得恰好，人剛飛落，雲層封鎖，也自開放，本是第一個到達，餘人一見雲開，也各爭先飛下，二女雖是先到，因剛開山，禪師還未升坐，上面到的人，全都相隨同下，聚集洞外，一同跪伏地上，跟着，禪師開洞升座，現出法身，算是同時參拜，禪師升座，說完幾句偈語，向衆略爲曉諭，便自講經說法，指點上乘妙諦，來的人，多非初次，俱爲請求指點迷途，結緣傳道而來，專有所求的人，并沒幾個，俱在說法以後陳請，第一次參拜，人數太多，二女在衆人中，祇認得一個眇姑，下餘還有兩個，道裝

的男女，看去面熟，似在峨嵋開府時，見過的海外散仙，比時，和衆同輩道友一起，未與交談，此外全都素昧平生，也不知有無那兩人在內，二女天真自然，心雖誠敬，并無顧忌，祇知遵照法師所說行事，不似衆人，那等拘謹，就在說法之際，便向禪師，虔心默祝起來，第一次，說法完後，禪師含笑，首喚二女進前，先嘉勉了兩句，沒等跪下，開口求說，禪師便說，你二人，多生福慧，夙根深厚，此寶本和你有緣，不過，昔年揭波尊者，曾有願語，不是容易，可以得到，你已備知細底，無庸多言，事情尚須自己，勉力爲之，千載一時，佛緣良機，稍縱即逝，既有天蒙師兄之囑，我必相助一臂，你二人暫退一旁，尙有別人，待我指點，等我發付完了他們，還有話說，二人自是忻喜，拜謝領命，退俟一旁，禪師隨命衆人，無事自退，有事的，依次上前答話，說完，衆人俱各口宣佛號，膜拜謝恩，退將出去，眇姑也在其內，留下的，祇兩男女散仙，和一二個不相識的僧尼，二女爲示肅敬，沒敢窺聽，退得頗遠，禪師和那五人問答，語聲均低，沒聽出，說些什麼，五人退時，俱都喜形於色，那女散仙走近時，并朝二女，合掌示意，跟着禪師，命二女，再向座前，指示了幾句，對於如何取寶，祇略示玄機，并

未明言傳授取法，二女二次拜謝退出，行到門外，那女散仙，已早在彼相候，迎將上來，向二女極爲周旋，甚是親熱，自稱沈薇，乃西海女散仙，上次，峨嵋開府，并未接到請柬，乃是自往觀光，因此一會，始覺正宗修道之士，畢竟高超得多，此次，也是受一前輩神尼指點，來求禪師，指點迷途，解化未來災厄，已蒙慈悲恩允，前晤二女，便即傾慕，祇爲彼時，身是不速之客，恐被主人門下輕視，未便親近，今日在此相逢，可見有緣，異日尙望下交，不吝賜教等語，二女素喜交友，看出那女散仙，不似旁門左道中人，貌既清麗，話更溫雅謙和，越談越投機，便訂了交，沈薇無意中，談起禪師坐關，以及那門人，歷劫多生經過，并把那轉劫門人，指與二女觀看，二女亦未理會，因取寶是在第三次，說法以前，第二次，禪師升座，隨衆聽經，禪師說，天蒙禪師，適與通靈，又命留住，依舊衆人先退，二女留後，這次說的話，多關未來之事，不許先洩，接連兩次，始終也未見有人，向禪師提起取寶之事，人自認不出來，起初頗疑是那男女散仙，細辨語氣，又覺不類，別人俱都早退，另外兩僧一尼，首次退出，便即隨衆飛去，也是不像，等二次退時，忽然發現，沈薇所說，轉劫多生的，禪師舊徒，竟和眇姑，異



常交厚，心中奇怪，意欲窺聽，微一疎忽，竟吃覺查，沈薇訂了後會，已先辭別，不久，盼姑和那轉劫門人，忽然相次無踪，底下便是癩姑趕到，等取寶回來，癩姑和英瓊，輕雲，三人，第三次，同上小寒山，拜見過忍大師，二女約往新居，靈石小築小坐，飲那靈泉玉乳，謝琳談完前情，癩姑等三人，聞言，自是十分忻喜慶慰，二女三人均惦記着，依還嶺，靜瓊谷中，留守的門人，祇管忍大師曾說，日內不會有事，幻波池除妖之行，不宜早去，恐於易靜，將來有害，終恐上官紅等，懸念憂慮，便請二女，同去靜瓊谷中等候，以免心懸兩地，二女本是想盡地主之誼，及見三人堅欲先行，便不再留，隨同起身，三人又去前山，向忍大師亭前，下拜告辭，待往依還嶺飛去，行時，謝瓔說，黑手摩什，記恨前仇，日常都在窺伺，保不相遇，固然，此時他已不能奈何我們，但照師父平日所說口氣，還是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能不與這妖孽對面，總較省心，何況我們又忙着往靜瓊谷去，眼前反正除他不了，何必白費力氣，與他糾纏，我們五人，都用神光，隱形飛遁吧，謝琳笑道，姊姊如今，怎的怕起事來，休說今非昔比，我們已有敵他之法，他不尋我，我們不久，還要尋他，爲世除害，并且幻波池，妖孽勢在

必去，終須交手，不能避免，轉不如此時相遇，試探一下深淺，等幻波池再遇時，也好準備，先前青蓮哈回時，這妖孽趕來生事，比時，七寶金幢，新得到手，不會用過，祇憑葉姑所傳，絕尊者寶籙，尙想鬥他一下，因被師父，召回山去，未得施展，自從得寶回山，又蒙師父指教，當面試演，已能運用自如，有此佛門至寶在手，豈非還輸與他，師父令我姊妹，隱身避道，不與對面，乃是半年以前的意思。今日又是別有原因，加以智公上人，傳經結緣，開山盛會，不應在當地，妄啓爭殺，故此阻止對敵，將我姊妹召回，并非真個怕他，否則，這次出山，師父早有預示了，這妖孽，凶惡猖狂，越不與見，越當我們怕他，似這樣，鬧得我們，行動都難自如，豈非笑話，率性遇上，給他一點利害，縱不能就此除害，也好使這妖孽，稍見風色，以後不敢正眼相覷，我們仍由明走，從容上路，妖孽不來相犯，也不故意尋他生事，如若遇上，或他來尋晦氣，就說不得了，英瓊聞言，首先鼓掌稱善，謝瓔笑道，琳妹，祇願說得高興，固然你習寶籙諸法，法力大長，但照你目前前功力，尋常妖邪，自非你的對手，軒轅師徒，却是難操勝算，七寶金幢，雖有無上威力，無不，上面十色舍利，已然飛返西方，容易多傷無辜

異類，智公禪師，和父，師，葉姑，均曾再三告誡，不許輕易施爲，又豈是一遇妖邪，不論在什地方，便可冒失取用的麼，我也知幻波池，必與妖孽相遇，那時，我們人在地底，不致傷累別的生靈，又有李老伯父在彼，好些便利之處，一舉成功，給他一個重創，不比此時撩撥，勝既難必，徒多麻煩，強得多麼，謝琳仍不謂然，癩姑和李英瓊，一是受了眇姑之託，想先見識，七寶金幢威力，一是天性好勝，疾惡如仇，覺着二女此行，必可成功，早晚要與妖人交手，既無可畏，何須掩藏，示敵以怯，就二女金幢，不能妄用，還有牟尼寶珠，紫青雙劍，和屠龍刀，那一件，都是妖人剋星，三人新得的，幾件法寶，還不在內，自信無差，同聲相勸，輕雲也是兩可，謝瓔原意，照現在的，時候法力，便與軒轅老怪相對，也未必便吃大虧，祇是妖人凶狠毒辣，一與爲仇，永不干休，自己姊妹，在無相神光，護身之下，隱現進退，悉可自如，自無傷害，癩姑等三人，如與妖人，結下深仇，便多一絲患，不勝其擾，如到幻波池，再行交手，有李寧在前出面，縱然結仇，也較輕些，再如途中相遇，三人便自不敵，豈非更糟，因有先入之見，祇想仇敵利害，所以這等說法，及聽癩姑，英瓊，俱相附和妹子，不願隱祕行踪，

才想起三人，同樣也非昔比，各人均有極神妙的法寶，再者，三人此次幻波池，結仇樹敵，必所不免，跟着，建立別府，在外行道，也委實怕不了許多，謝琳知道乃姊心意，是爲三人着想，再如堅持隱形，三人必疑輕視，對於良友，也非所宜，故意拿話點道，我不問姊姊願否，決計月裏飛行，就算七寶金幢，不能妄用，還有癩姊姊的屠龍刀，和周李二妹的，雙劍一珠呢，蚩尤墳中妖鬼，便是榜樣，我到看看這邪孽，能有多少伎倆，謝瓔會意，口風立轉，笑道，我是想早到靜瓊谷，看看瓊妹所說的，易姊姊高弟，上官紅，如何可愛，惟恐遇上糾纏，耽延時刻，既是大家，都願明走，我自難違衆意，不過這妖孽，來勢神速，捷如雷電，一出小寒山，我們五人，便須把遁光，合在一齊，隨時準備，免有疎失，癩姑笑道，自然如此，隨同起身，五人心意一樣，俱算計，這等走法，一到雪山，必有警兆，非與妖人，遇上不可，雖然忍大師，事前不曾警誡，料來可以無事，終是一個，罕有的強敵，彼此交情，雖極深厚，誰也不願，失閃丟人，俱都暗中準備，存有戒心，飛行一入大雪山境，過了青蓮嶠上空，益發警戒，起初，誰都以爲，二女少露形跡，妖人立即追到，况是明張旗鼓，公然飛駛，途中有一段路，

并還是在妖窟附近，不知何時，變生倉卒，怎麼也不會無事，不料平平順順，飛過大雪山境，途中一個妖人，也未見到，一會，行經妖窟附近，雖然相隔，也有二三百里，如以黑手摩什而論，直似跬步之間，說至卽至，五人心情，由不得又振奮起來，那知慧眼所到，妖宮樓觀，已然在望，依舊一點動靜沒有，五人俱覺奇怪，謝琳笑道，我說如何，率性不把他看重，到沒有事，要是隱形掩跡，白白落個怕他，豈非冤枉，癩姑笑道，也許這妖孽，有自知之明，看出賢姊妹，法力日高，知難而退吧，謝璵道，斷無此理，這情形奇怪，連烏頭妖婦，均未出現，這兩妖人，不是另有詐謀毒計，便有什事，被人絆住，無暇及此，恰巧這時。沒有查看我們踪跡，因而錯過，也未可知，英瓊道，前聽人說，這妖孽，功夫還不算十分到家，飛近雖極神速，千里外，查看仇敵，形踪動止，宛如對面，他并無此本領，因軒轅老怪宮中，有一異寶，一經如法施爲，多老遠的，敵人動靜，全可查知，以前窺伺二位姊姊踪跡，大約全仗此寶，休說別處，祇一離開，老怪妖宮，同他自己妖巢，便不能見，我想妖尸，連遭挫敗之餘，自知劫運將臨，有力同黨，凋殘造盡，祇此一個，好幫手與援，急難求助，勢所必然，這妖孽，本來對

他迷戀，自然一呼卽至，此時，我們經過，不來侵襲暗算，多半是到了幻波池，沒有那觀查敵踪的法寶，所以無法知悉了，癩姑道，瓊妹之言，大是有理，這妖孽，如與妖尸相合，一則，幻波池，深居地底，聖姑禁制神妙，近來又在暗助我們，與妖尸作梗，不走出洞，恐不易推算觀查，二則，這妖孽，久已迷戀妖尸，加以妖尸，事急求人，必定打點全付精神，施展邪媚之術，使爲效命，雙方正在情熱之際，那毒手摩什，雖是那法高強，極惡窮凶，看他爲人，好似又驕又愚，好色如命，蠢得可憐，昔日負氣而去，心本不捨，今日重敍舊歡，益發迷戀，惟命是從，死都不顧，那有心腸，再記二位姊姊仇恨，妖尸又受有聖姑法力暗制，祇知迷着對方，以便到日效死，助他脫難，再如另有打算，以爲二位姊姊，不是我們一起，在這萬分緊急的當兒，自不許他出來，尋仇多事，別生枝節，據此推斷，這妖孽，漫說不會查見，就便看出仇人行蹤，也顧不得呢，五人一路說笑，居然一路無事，飛到依還嶺前，癩姑心細，遙望嶺上，山光如沐，花草明秀，幻波池一帶，也極安靜，不見一絲妖氣，暗忖神鵬鋼羽，時在上空，隱形守望，見一行回山，理應迎來，怎的未見，雖然，妖尸運數將盡，到底神通廣大，更有毒

手摩什等，強敵爲輔，途中相遇，自不妨與之一鬥，現已回到山中，靜瓊谷密邇妖窟，在未發難以前，還是謹祕些好，想到這裏，忙令衆人，同隱聲形，避開正面，由後山往靜瓊谷中繞去，癩姑等三人，見谷中禁制依然，才略放心，一同飛落，方始現形，見祇神鷗，獨立洞外，崖角之上，偏頭向上觀聽，衆弟子，一個不在洞外，神鷗見衆現身，忙迎上來，喜嘯了兩聲，二女見五人，均在有無相神光之下，降時，神鷗竟似有些，覺查情景，心方驚贊，洞中諸人，已聞鷗嘯，趕迎出來，紛紛上前，禮拜不迭，輕雲，英瓊，見趙燕兒，也在其內，好生驚喜忻慰，彼此匆匆禮敘，同入洞中落坐，才知眇姑，剛走不久，先并有一友人偕來，一到，便說毒手摩什，已受妖尸蠱惑，來此助紂爲虐，邪法利害，吩咐衆弟子，連同神鷗，在癩姑等三人，未回以前，不許離谷一步，眇姑和那朋友，也在此坐鎮，這時，燕兒方脫難出來，元氣大傷，吃神鷗袁星，接入谷內，眇姑對人，似乎溫和一些，不似以前，冰冷情景，那同行道友，祇說姓程，未說名字來歷，人較眇姑，隨和得多，眇姑對他，似極親切，直到五人回山，前一時辰，方始一同飛去，行時，也未告知衆人，二女一問，眇姑同來那人，正是青蓮峪所見，智公禪師門

下，歷劫多生，尙未滿難的孽徒。到時，也在青蓮峪，末次見到眇姑之後不久，方覺眇姑，果是外冷內熱，對於癩姑，仍是關心，不特法力甚高，靈警細密，行事也令人難測，不禁改了初念，漸漸生出好感，跟着英瓊，又向燕兒，詢問脫困經過，以及易靜，何故出而復入，自投羅網，燕兒說，後半易靜入伏，身已出險，并不得知，祇知前半，同由北洞，脫出情形，原來女神嬰易靜，自恃法力高強，又得知了總圖妙用，益發心高胆大，把事看易，自從輕敵孤行，不聽衆人之勸，初探幻波池，受了一點挫折，回谷以後，因身是一行表率，不合資功輕敵，首次出場，便吃了虧，素來好勝的天性，越想越愧忿，經此一來，知道妖尸，已將聖姑，所遺禁制，全部運用，以此時自己的法力，決難勝他，可是此仇非報不可，縱然不能獨竟全功，好了事前給妖尸，一個重創，或將道書法寶，盜出一兩件，稍爲挽回顏面，盤算定後，也沒和衆人，細商熟慮，逕攜上官紅，趕回南海，玄龜殿去，向父母求助，易周道法，何等高深，早已算出，前因後果，知道愛女此行，吉凶禍福參半，反正早晚，有此一難，此時如若強行阻止，將來和虜盤婆對敵，也是一樣要應點，後者，愛女此時，法力大進，已非昔比，固然危害較少，



被困仍所不免，前者，危害雖多，因妖尸數盡在即，得了聖姑暗助，形勢看去險惡，終無大害，還可因此折磨，早悟出許多玄機要旨，於異日修爲上，頗有補益，權衡輕重，實差不多，愛女性又堅強，必不肯聽勸阻，當時聽了易靜請求的話，不置可否，也沒允借法寶，老夫妻對上官紅，到極獎勉，各賜一件法寶，爲見面禮，易靜也是該有這場魔難，那麼修煉多年，得有師門真傳的人，竟會妄動貪嗔，按捺不住怒火，一見父母，不以爲然，不敢多說，負氣欲走，後被林明淑，芳淑，兩庶母，再三勸住，勉強留易靜師徒，住了些日，嗣因易靜，固執成見，并在島上，把昔年煉未完功的，金剛神砂，仗着林氏姊妹，協力相助，煉成一件，具有極大威力之寶，屢動歸思，急欲回去，乃母楊姑婆，終是心疼愛女，勉徇其請，賜了一件，專禦五遁之寶，元象圈，一面，又代向易周求說，行時，易周才取出一封柬帖，說我本不想管此事，因你萬里遠來，渴望相助，心意已決，不能不稍指示，既然事在必行，此時，却正是時機，隨指示了一些機宜，命其直飛靜瓊谷，到後，照那柬帖行事，易靜師徒，領命起身，到了幻波池，便照乃父所指，陣岡方位，破了中洞戊土，再用乃父傳授和靈符，以僞代真，急赴東洞，由上官紅，

運用木遁立功，以木制木，減去東洞乙木靈效，以爲後來的人開路，跟着，送去上官紅，自往北洞下層，靈泉發源的，全洞命脈之地，到後，首先把趙燕兒，救出險地，因此時總圖未得，尙難一同脫身，池中禁制，變化又多，埋伏重重，置身其中，如在刀圈火窟以內，佯說妄動法物，便被妖尸警覺，發動禁制，也是難當，既要救人，防禦池中，原有阻力侵害，更防妖尸警覺，事關未來，破陣除妖，尤爲重大，易靜功力雖深，久了，也自不耐，所幸北方正位上，有一小洞，恰可容身，祇有法寶防護，便可不致受害，不似池中，看似平靜，實則變化相生，具有無邊奧妙，道心稍不堅定，隨念動處，立有災害襲來，防不勝防，就這樣，仗着乃父預示，得知細底，水中阻礙仍多，寸步難行，一鑑方塘，無殊滄海，仍費了許多心力，才帶了趙燕兒，藏入洞內，一面，用代形法，幻出一個假燕兒，禁在原處，愚弄妖尸，以防覺查，等諸事停當，聖姑忽顯靈異，在對岸上，現出一片玉壁，易靜識見靈悟，當時悟出，那是父親所說的，水宮要地的陣圖，爲破全洞禁制的樞機，祇是全圖，尙未出現，心中大喜，忙卽澄神定慮，潛心默記，圖剛記熟，周輕雲，李英瓊，二人也自尋來，同時，一左一右，又添出兩座法屏，

各現聖姑法身，一是道裝，一具禪裝，周李二人，方一拜倒，內一法身，本是雙手相膝，跌坐其上，忽改作一手相心，一手斜指池內，易靜猛然想起，先見圖形所得的，源脈奧旨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忙運慧目，定睛往所指之處一看，果看出一點異兆，知無差錯，驚喜交集，大出望外，水宮險地，斷定妖尸，放不下請燕兒，早晚尋來，見周李二人，同在上面，恐有差池，自己總圖，難知線索，尚未得到，無力兼顧，忙即傳意，令二人，用牟尼珠，將水遁鎮住，隔水語談，因已先把癸水全圖解悟，稍有警兆，立可發覺，正談說間，猛覺有人，進入北洞，自己這面，此時決無人來，就來，也無此容易，斷定不是妖尸，也是妖黨，忙把二人催走，不料二人還未出險，先是沙紅燕，和一妖黨，順泉脈飛行，潛入洞內，周李二人，誤認來人，加害燕兒，急趕回身，將妖黨殺死，剛省悟出真假，沙紅燕已急怒交加，欲爲妖黨報仇，雙方正待相併，妖尸也在此時趕到，與沙紅燕，鬥在一齣，周李二人，也乘機脫出水宮險地，易靜乘着二憾交鋒，惡鬥之際，早把總圖尋到，得時，也極容易，因想妖尸，機智絕倫，突然前來，也許發覺，池中

有警，如今圖雖得，還不知能否攜走，沙紅燕來得恰巧，正是時候，兩下爭持，於已

大是有利，至不濟，也須在雙方，爭鬥未完以前，將圖記下，然後設法消滅，或是毀去，免落妖尸之手，主意打好，無奈燕兒，元氣受傷，法力又淺，必須隨時照護，上面鬥勢，又極激烈，妖尸隨時，發動水遁，去傷沙紅燕，自己水遁要旨，雖不深悉，可以隨意運用，一則，爲燕兒所累，二則，總圖尙未記全參悟，不能公然現身，爲想多延時候，熟記總圖，尙須釜底抽薪，減低水遁威力，暗助沙紅燕，與妖尸久鬥，那總圖藏在小洞下面，池底泉眼中，凹槽以內，如非聖姑，顯靈指點，并在池中，現出異光，事前，又得水遁之圖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休想尋到，可是那圖，乃是一面玉版，厚約五寸，有五尺見方，此時，雖已悟出，上面妙用，祇照先前，玉壁水圖，所悟奧妙之處施爲，便可按着五行化生，分先後天，連同總圖，共是正反十一層，依法變化隱現，尙未全通微妙，這麼大一塊玉版，能否如意攜走，也自難料，如其不能，便須連分帶合，通體一熟記，絲毫也差不得，這幾面，皆關緊要，通須統籌兼顧，易靜委實功力深純，迥異恆流，似這樣，耳目并用，研精極思，不消多時，竟將總圖，全部通曉，同時，上面敵人，也鬥到互有損傷，緊要關頭，眼看沙紅燕，勢將不支，易靜心想，無論如何，總是

妖尸可惡得多，并且妖尸，此時如勝，急切間，總圖便難消毀，如令仍藏原處，我能往，人亦能往，何況妖尸，曾得聖姑傳授，苦心參悟，尋求已歷多年，留在這裏，終是考慮，意欲冷不防，假託聖姑顯靈，倒轉陣法，或是作爲妖尸，自不小心，觸動聖姑隱伏未知的五行反剋，暗助沙紅燕，給妖尸，吃點苦頭，正在斟酌情勢，如何下手，好使不疑，不料妖尸，連接東南兩洞警報，說仇敵利害，衝破各處埋伏禁制，跟着又傷了兩個，最得力的幫手，妖尸心性淫毒，對於別的同黨，不論新知舊交，表面如何親密情厚，不特一死便罷，決不掛念，有時，爲了利己，或是日久，稍生厭惡，并還故意借刀殺人，驅諸死地，這次，因爲同黨，已多凋殘，新死二妖人，胡覽不過未來面首，還無關緊要，那陰四娘，與他一樣，淫凶惡毒，不特是妖尸，平生決無僅有，新交中，第一情投意合的淫魔，和極有力的羽翼，并且，還有兩層，最關緊要，一是雙方，各精淫邪之術，祇各人家數作法不同，陰四娘更精最淫毒的，天魔吸髓之法，專能吸取修道人的，元精真陽，不似妖尸，別的法力，比陰四娘高，淫慾邪媚，也不在以下，但祇能採補常人精髓，遇上法力較高的人，僅能互逞淫慾，攝取真元，便非易事，還有毒手摩什，近

與勾結，十分迷戀，妖尸現在，急需毒手摩什相助，無奈以前得罪太苦，話已說滿，祇管對方，酷愛自己，仍可請其相助，急難求人，到底面子稍差，最好，仍使自投上門，永維自己尊嚴，以免日後違言，才對心思，此人上手容易，將來，却難打發，自己一向，喜新厭舊，面首非多，不能快意，如被霸佔，也是難耐，如與反目，便是一個，沒奈何的，強仇大敵，稍一不慎，便吃大虧，難得胡陰二人，因覺烏頭婆，難以庇護，又不肯傳呼音攝魂之法，負氣離去，自投上門，來相交結，胡覽房中之術，已是絕倫，而陰四娘，既可傳授邪術，又可由他居間，把毒手摩什，引來相就，異日脫困出去，略施小計，便可移花接木，令其棄此就彼，自己沒有求他，也可明言相告，不令霸佔，真是再好沒有的事，妖尸生前，原因受了聖姑暗制，一味和沙紅燕苦鬥，戀戰不休，忘却利害輕重，及知二妖人被殺，形神皆滅，敵勢又極強盛，立時覺查情勢不利，加以痛惜魔女，怒火攻心，又急又忿，不耐久與沙紅燕糾纏，忙即施展玄功，遁出水宮，一面發動水遁，意欲困住沙紅燕，先收拾了前洞，幾個強敵，并趕北洞，擒住對頭，慘酷報仇，那知沙紅燕，早已得到沙亮，和衛仙客夫妻，傳音相告，說要衝逃出去，再見妖

尸，情急暴跳之狀，早已防他，捨此而去，一見萬千冰柱電轉中，妖尸身形忽隱，隨聽厲聲長嘯，知已脫去，如不乘隙，隨同遁走，身已入伏，妖尸再回，便難脫身，同時易靜也顧沙紅燕，跟蹤逃出，妖尸自然不容，雙方再一相併，自己又可，多延一些時候，估量妖尸，已然飛入水宮甬道去遠，無暇慮後，立將禁制倒轉，把已閉門戶，重行開放，妖尸動作，神速已極，沙紅燕祇管先有準備，一見妖尸，隱形遁出，立即跟蹤追趕，無如身在伏中，不似敵人，可以隨意運用，五遁禁制，進退自如，終是慢了一步，等趕到先前周李二人，脫出之處，出口已被妖尸，行法隔斷，先入水宮，所循靈泉水脈，又早吃妖尸看破，這一來，所有出路，全被閉塞，一面癸水遁法，也隨妖尸一走，同時發難，比前威力，還要加增，上下四外，亮晶晶，閃着玄色奇光的，大小水柱，直似倒海崩山一般，壓湧上來，知道癸水神雷，一轉玄色，更是利害難當，幻波池，禁制重重，裏外隔斷，不能向兀南公等，師父同黨求救，同來黨羽，也在困中，無力應援，一面拚命般，奮力抵禦，心正愁急，忽聽身後，好似有一女子口音，冷笑道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放你出去，以你法力，決非妖尸對手，急速知機認輸，逃回山去吧，沙紅燕聽出

，語意譏嘲，料定又是峨嵋門下，不知怎會久伏重地，竟未現形，被妖尸看破，並還這等從容，不禁驚奇，愧忿交加，方欲喝問姓名，又聽低聲喝道，水宮遁法，已被我倒轉還原，再不見機速逃，妖尸警覺，又難於脫身了，彼此門路來意不同，想殺妖尸，却是一樣心思，誰還害你不成，話未聽完，眼前光華如電，連閃兩下，四外水柱，忽然一齊倒退，現出一條道路，直通出口，先前天搖地動的，猛惡水電聲勢，也暫停息，身上立時，爲之一輕，發語女子，竟有如此法力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情知所說不虛，時正危急，還口徒遭人譏笑，自受羞辱，還要延誤脫身，暗忖小不忍，則亂大謀，自己如被妖尸所擒，定是受盡酷毒，形神齊消，屢劫修煉，也非容易，何苦爲了一時之忿，將他斷送，不問此女，是否峨嵋門下對頭，有意奚落，並賣弄他的本領，且先逃將出去，保得一身，日後查明來歷，再作計較，反正我又不曾向他，乞憐求助，不去睬他，日後想見，還有話說，此時開口，有損無益，心念一轉，更不答話，立縱遁光在法寶飛劍護身之下，往出口內，急竄出去，飛到前面，妖尸正追周，李，衛，沙，東方諸人，沒有防到，到他會脫出，竟吃運用，玄功變化，乘隙遁走，被乃兄沙亮接應，藏入袖內，在周李二



人，引帶開路之下，逃出幻波池去不提，沙紅燕一逃，易靜忙又行法復原，一任癸水神雷，自行排盪擠壓，震得全洞搖撼，自己却在池中，靜心觀查，欲竟全功，這時，易靜已把先後天，五空五遁，連同總綱，十一層圖形，和用法符籙，依次默記胸中，已可運用，心猶不放，恐有遺漏，乘着妖尸，沙紅燕一走，洞中無人，先把池底水道封閉，仗着全局在握，妖尸一到，立可警覺，或逃或敵，或是仍就隱伏，全來得及，樂得鬆動一下，便把燕兒，撥出水面，將身隱去，二反入池，手捧玉版總圖，意欲由尾到頭，再行復看一遍，那知聖姑仙法，神妙無方，剛剛一層層，反看過來，第一面總圖，才現形復原，猛瞥見玉版圖上，圖形全隱，銀光亮處，版上現出聖姑，適才禪裝趺坐，微笑法身，寶相莊嚴，儀態萬方，神情欲活，易靜和聖姑，前生雖然結有宿嫌，到此境地，也不禁心折，敬服無已，當時觸動靈機，虔心祝告道，此圖留在池中，後患堪虞，還望聖姑慈悲，成全到底，賜與弟子，以爲日後，鎮山之寶，并免此時，被妖尸看出弟子，此來破綻，搜索了去，語還未畢，祇見聖姑微笑，點了點頭，玉版上，二次禪光一閃，踪影全無，同時，手上一鬆，幾乎墜落，心中一驚，忙把雙手，由大而小，往裏一緊，目光

到處，那玉版總圖，已化作一個，大祇三寸見方，厚僅數分的，一塊透明青晶，內裏隱有圖形字跡流動，再細一查看，才知那是一個，青晶寶匣，內裏放着一本玉冊，由橫面注視，那玉冊，祇得十二三層，看去薄如蟬翼，層次分明，祇是通體渾成，暫時沒法開視，這才省悟，先前總圖，便在晶玉寶匣以內，每層詳圖，隨着符咒，自在匣中，翻轉呈現，故此圖形隱隱流走，看去如在鏡中，又似隔着一層玻璃，此行不但備悉全洞，禁制微妙，并且有此奇緣遇合，自信所知，尙在妖尸以上，這一喜，真非小可，忙向聖姑拜謝，飛身上岸，總圖已得，反正到處埋伏禁制，收發運用，無不如意，異日在此，建立仙府，不免有異派中仇敵，來此騷擾，樂得將這現成的設備保全，以爲後用，再者，內中還有好些，聖姑當年，遺留下的法物，將來都是一行諸人，承受的寶物，就此連帶毀去，也實可惜，祇是妖尸，萬分可惡，此時，胸有成算，更無可畏，正應尋他，報仇雪恨，卽或妖尸，氣運未終，好歹也給他一點利害，少出多日惡氣，還有聖姑，遺書藏珍，也樂得順手牽羊，先行取去，然後歸約靜瓊谷中，師弟諸人，同來淨掃妖氛，就此遷入仙府，豈非快事，當時想好，便改了初計，易靜此時，雖然自恃太甚，到底吃過兩

次虧來，又曾目覩妖尸，神通變化，邪法高強，不是尋常，總圖難得，終是初習，恐帶着燕兒，動手時，有了累贅，不能行動自如，更恐妖黨人多，難於兼顧，受什邪法暗算，決計先送燕兒，脫出險地，回來，再戮妖尸妖黨，其實，這次開府以後，許下山的弟子，便無一個差的，燕兒此時，雖因誤入羅網，受禁元氣傷耗，看去疲敝，照他近年坐關，乘石本門真傳，修為勤奮，法力精進，已遠非昔比，當時，固未復原，人却機警小心，上山了祇是一次，又持有兩件，合用之寶，如若留在身旁，正是一個好幫手，易靜被陷時，祇稍為有點警覺，或是有人，在側提醒，或代抵擋一下，便可窺破詭謀，以易靜的，法力情勢，祇當時不上套，便可無害，就許獨成大功，在毒手摩什，未到以前，便將羣邪誅戮，取出天書玉寶，召來周，李，癩姑，諸人。即日建立仙府，都是可能之事，無如定數所限，始終輕敵，自信甚深，看事太易，燕兒人又謙和，雖然年青好奇，未始不想，隨同見識，附驥成功，一則，深知易靜，和鄧八姑，差不多，乃女同門中，領班弟子之一，學道年久先進功深，不是自己，末學後進，所能望其項背，又在周李二人，未脫出以前，便聽出易靜，覺他累贅之意，二則，命是易靜所救，曾為自己，在池

中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受了許多阻難，方得出險，怎好違他，執意偕往，並且易靜，探索總圖，愚弄妖尸，好些神奇之處，均經目覩，委實無須相助，有已隨行，就許遇上強敵，還要分他的心神，聞言，連聲應諾，易靜隨令燕兒，告知谷中諸人，三兩個時辰，如聽雷聲，速來接應，同殺妖黨，隨照圖中施爲，護送燕兒出去，說也真巧，妖尸適因連遭挫敗，所來兩起強敵，一個不會困住，看出情勢日非，加以魔女伏誅，去一膀臂，不得不由自己，去請回毒手摩什，心慌意亂，神智已昏，以爲北洞敵人，祇一沙紅燕，業已逃走，失志當頭，欲念冰消，竟沒想到，查看池中囚人，經過先前，那等惡鬥，水遁已全發動，如今是死是活，連北洞禁制，也未復原，便往西南兩洞，去尋一般，殘餘妖黨，查問完了當地情勢，同往中洞，會集計議，所以易靜，容容易易，毫未受到，一點阻礙，便把燕兒，送了出去，燕兒祇見易靜，神通廣大，已然出入無阻，滿心歡喜，等到靜瓊谷，由袁星神鵬，接進洞去，才知癩姑，易，李，三人，先後去往小寒山，約請仙都二女，已然離開，聽三人所說的話，好似易靜，不特無此容易，尚有災難，心中還想，總圖已得，怎會如此，靜俟易靜，太乙神雷，信號一發，立率衆門人，先行趕往，

那知等過兩個多時辰，並無音兆，心方疑慮，忽然眇姑，和一同道飛來，一到，便禁衆門人出外，說毒手摩什，少時就到幻波池等語，後來癩姑，易，李，三人，約了仙都二女同來，這五人，俱與易靜交厚，雖然明知定數，問起前情，也頗憂憤，燕兒先出，不知以後如何，英瓊最是情熱，謝琳自習寶籙以來，越發好奇喜事，依了二人，直想仗着，神光隱形護身，先往一探虛實，才合心意，經謝瓔癩姑二人，苦口力阻，方始作罷，二女俱愛上官紅，美秀靈慧，甚是喜勉，爲了易靜被困，雖然良友重逢，少此一人，但覺美中不足，總算池中妖尸，連日熟計，盜寶脫逃，但盼敵人，不上門來，自己決不多事，連毒手摩什，也被妖尸，用媚術纏絆住，不會出洞一步，因此雙方，均無動靜，衆人俱盼時至，除妖救友，好容易，挨到癸未日的前半夜，時正壬午子夜剛過，依了謝瓔，天明後，再同起身，英瓊，謝琳，俱都不願晚去，力主此時，已交癸未正日，易姊姊應該難滿，理宜早往，早救出人，多好，何苦令其又多受半日苦難，還有妖尸，數盡今日，去晚了，就許錯過時機，被他逃走，謝瓔和癩姑，輕雲，一想此言，不爲無理，便同起身，行時燕兒爲報救命之恩，也要隨往，英瓊笑道，你不知昔年聖姑禁約麼，在

我們未承受仙府以前，是男子入洞，必吃大苦，僅我爹爹一人除外，就這樣，仍被衛仙客夫妻，打了一千斤咤，你是男子，如何入內，要不，你上次，還許不致失陷呢，易姊姊請你先回，想也爲此，我們這些門弟子，是男的，全都不去，祇帶紅兒一人，你且權代留守，等仙府遷入以後，我們作了主人，再請你去，便可隨意往還，都無妨了，燕兒素聽英瓊的話，祇得罷了，臨行前，輕雲忽向英瓊道，大伯父不要來應，現已到了妖尸，伏誅之日，怎未見到，妖尸有毒手摩什相助，如虎生翼，莫如仍依謝大姊姊，稍候一會大伯父，比較穩妥吧，英瓊接口答道，你也真多慮，照着掌教師尊密令，和爹爹所說口氣，時機已至，事情斷無不順手之理，再照這次，忍大師所示之言，明說妖尸，應在今日數盡，便我們一團山，趕了去，也能成功，祇不過，易姊姊災難未滿，此時往援，雖早脫困，異日和鳩盤婆對敵，却有害處罷了，爹爹想必要在緊要關頭趕來，我們又要除妖應敵，又要分頭救人，好些耽延，早去爲是，定數必成，還怕什麼，再說，徒自耽延時候，我們快走吧，說完，衆人更無異言，好在如何下手，連日業已計議停當，無須再有商量，說走便走，一出靜瓊谷，便隱身形，往幻波池中飛去，因妖尸，多

了一個，毒手摩什，邪法利害，一則，事須慎秘神速，二則，易靜尚在困中，他總圖已然到手多日，洞悉全洞，禁制埋伏的微妙，並能如意運用，祇是日前，好勝負功，輕敵自恃，一時疎忽，受了妖尸暗算，如先將他救出，不特自己這面，增加極大力量，少去許多阻力危害，妖尸所恃，最重要的，便是聖姑遺留的，五遁禁制，諸般埋伏，有了易靜，立可反客為主，勢如破竹，一切迎刃而解，全局已然在握，祇剩毒手摩什，和諸妖黨，均成末節，事要順手得多，故此易靜一人，關係全局最重，必須先救出來，但是妖尸和毒手摩什，玄功變化，邪法高強，均難對付，遇時，須仗有無相神光護身，方較穩妥，一行六人，照着預計行事，勢須分爲兩起，一起絆住妖尸，和毒手摩什，一起乘隙去救易靜出困，這一來，仙都二女，便應分開，以防毒手摩什侵害，才保萬全，可是易靜出險，又應在二女身上，恐分開減了力量，還有英瓊輕雲，均是輕車熟路，知道好些地方的，門戶途向，易靜被困之處，更是舊遊之地，紫青雙劍，也不能合在一起，英瓊牟尼珠，佛門至寶，能制五遁，具有極大威力妙用，必須隨同救人，去敵妖尸的人，未免吃重了些，癩姑，謝瓔，輕雲，三人行事，均極謹慎持重，事前商計，煞費斟酌，最

後癩姑，覺着救人一層，注重佛光，和牟尼珠的威力，去衝破禁制，開那寶鼎，妖尸必以此爲此鼎，乃聖姑當年至寶，連自己當日，也是乘隙湊巧，能合而不能開，決無人有此法力，何況當地，禁制神妙，變化無方，外人也難擅入，縱有一二妖黨防守，也易除去，這一路，無須人多，有謝嬰，英瓊，二人同往，必能濟事，到是對付妖尸，似易實難，謝琳不特有神光，可以護身，近習絕尊者寶籙，專能伏魔誅邪，用在這一路上，正可一展所長，原定英瓊，引了謝嬰，由中洞潛入，再轉東洞，去救易靜，輕雲引了自己，和謝琳，上官紅，自西洞潛入，轉赴妖尸寢處，煉法的密室，相機行事，妖尸近來，功候日深，雖早復體，但極愛他的肉體，知道大劫將臨，日內必有強仇大敵，來尋他的晦氣，加以那日，追趕敵人，到前洞出口處，吃周李二人，冷不防，打了一太乙神雷，幸是事前，發覺北洞，水宮重地，有敵深入，估量來者不是易與，特意放下肉身，改用玄功變化，元神往敵，雖爲神雷所傷，尚易復原，如是肉身，便許有什傷殘，縱令痊復容易，正教中，太乙神雷，威力甚大，就許不是原質，爲此更加戒心，又恐毒手靡什，強黜不休，萬一爲其所迫，玷污聖姑仙府，益發不了，決計暫時，不再以肉身出動



，專以元神應付，既免傷殘艷體，並免毒手摩什，強行糾纏，那肉身本在西洞寢室，玉榻上停放，已歷多年，因為妖尸，復體不久，便發現對榻，玉牒上面，所現聖姑遺偈，每一想起，又是心寒，又是厭惡，近日已把寢宮，移向北洞下一層，因是天生淫蕩邪媚之性，一面防人，法力比他高，強迫淫污仙府，閒中無事，又喜用那肉身，賣弄風情蕩態，撩撥妖黨，等引逗得對方，發了喉急，再以軟語柔聲，說自己功虧一簣，祇待取到藏珍，離開此洞以後，無不任便，此日却萬動不得，說時，元神也自離開，榻前禁制重重，人不能近，鬧得一千妖黨，全是中心癢癢，抓撈不得，妖尸却以此為樂，衆妖黨自然願他，早日破去聖姑寢宮禁制，搜取藏珍，毀了洞府，一同離去，那知妖尸，雖然復體脫困，心神暗中，仍被聖姑法力禁制，一到進退關頭，便不能自主，總覺時機未至，寢宮中禁制，也實利害，事關存亡成敗，由不得遲疑起來，老是遷延，委決不定，新近毒手摩什，應召而來，與妖尸合力，將所煉幾件，破寢宮的法物，分別煉好，方始議定，癸未日下手，破了寢宮，搜出藏珍，東洞寶鼎，能開更好，不能，便看事行事，或同攜走，或連聖姑遺偈，帶幻波池仙府，一齊合力毀滅，更覓新巢，以俱長此淫樂，

這些情事，癩姑等，經各位師長，和眇姑等，先後指示機宜，已明大概，因知妖尸，愛那一對淫驅媚骨，無殊性命，爲想聲東擊西，以救易靜，入洞以後，不問妖尸，是在何處，先就潛入他的停尸之所，相機先戮他的軀殼，妖尸自不干休，毒手摩什，也自必出手相助，等動上手，立以本門傳聲，發出信號，另一面，潛往東洞待機的，謝李二人，接到傳音信號，立即下手救人，易靜一出險，首先止住，各洞禁制埋伏，再同趕來夾攻，這樣，一任妖尸毒手，多麼利害，也難倖免，至多，毒手摩什，數限未終，被他遁走，妖尸已應聖姑遺傷，斷無生理，衆人計策，想得甚是周密穩妥，祇是妖尸，連遭挫敗，洞門禁閉必嚴，其勢又不能，上來便以強力，明攻進去，雖然忍大師口氣，入洞好似不難，如因去時稍早，機緣未至，不能照着預擬，由中西二洞，分頭入內，好在中洞禁制，已爲易靜師徒所破，上官紅所習木道，在妖尸以上，又經易周指點，恰是中洞，成土剋星，同由中洞進去，再行分開，這樣走法，上來戊土，雖被制住，但須強闖庚金，比起上來，冷不防，由西洞，偷偷穿過，一轉卽是北洞，自要難而多延時刻，但若此外，無門可入，別洞不是上官紅之力能開，別人一出手，便要驚動敵人，多受點艱難，

也說不得了，癩姑想到這裏，正和衆人，密語不幾句，幻波池，已自飛近。晃眼就要穿波直下，衆人猛瞥見，池面上，靈木交錯，飛泉激射中，似有烏金色雲光閃動，忙按遁光，暫緩前進，定睛一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衆人，目光到處，同時，又發現兩道青白光華，由池底，沖波而上，已然快出水面，高起僅得尺許，便吃那烏金雲光，由下方，急追上來，勢比青光，迅速得多，一閃之後，超向前去，似光網一般，將兩道青白光，一齊罩住，立時，便被兜壓下去，疾如電掣，又出不意，連衆人的，慧目法眼，也祇三四人，看得較真，跟着，便聽毒手摩什的怪聲，磔磔狂笑，自洞底深處傳來，同時，又有兩聲怒吼，聲甚慘厲，底下聲息，便自寂然，祇聽泉聲汨汨，飛瀑長鳴，仍和以往一樣，癩姑見狀，猛的心動，快打手式，令衆追跡而下，衆人也自省悟，尤其周李二人，覺那青白光眼熟，必是日前，衛沙等逃人，二次重來，不料，遇見毒手摩什鬥敗欲逃，又吃邪法擒回，不死必傷，照此情勢，下面洞門，必被來人攻破，現正開放，妖尸便要重行禁閉，也必無及，更想不到，還有人來，正可乘虛而入，當時，全都會意，一同往下飛降，落地一看，果然洞門，竟有兩處大開，恰是衆人想進的，中西兩洞，真

個再巧沒有，知道時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忙照預定，各奔前途，分兩路，急飛入內，剛一進門，外層洞門，首先徐徐自行關閉，跟着內洞門也閉，衆人兩路。都是加急前駛，惟恐遲則生變，入門直往裏飛，毫未停歇，等內外兩層門戶，一齊閉上，人已深入險地，也是妖尸，過信毒手摩什，又知他狂妄自恃，不欲過分示怯，不料，事情如此湊巧，擒殺敵人以後，沒有立即閉洞，天奪其魄，行事疎忽，反把兩層禁制止住，以免情人，觸動埋伏，恃強下手，萬一吃虧，使其難堪，直到毒手摩什大模大樣，從容走入，才將各層禁制復原，一面賣弄風情，妙目流波，作了一個媚笑，昵聲說道，我自上次，爲兩賤婢暗算，元神尚未復原，今夜子時，便可功行圓滿，事前，和你破法，搜索天書藏珍，也須多用心力，有你在，料他大羅神仙，走進也自送死，我想此時，回轉臥室，講練元神真氣，約有兩個時辰耽延，却不許你，跟將進來，又發猴急擾我，承你的情，明日，在長久補報，憑你把我怎樣吧，說時，媚眼中，現出無限蕩意，說完，故意笑吟吟，往北洞寢宮走去，此時，毒手摩什，迷戀已深，見狀，直恨不能，抱着咬上兩口，也不知他所說是託詞，還是畏懼聖姑威靈，不敢妄爲，無奈先有禁約，已然應諾，不

便反悔，一想，此是情人胆小，照連日所見，聖姑法力，和他以前身受，已煞難怪，祇是心癢難搔，又見妖尸，正然扭着嬌軀，行到轉角，又回身斜睨，媚笑道，你還不到中洞，鎮，去熬上這一日夜，祇管看我，心慌作什，毒手摩什聞言，再也忍耐不住慾火，呖吼一聲，一縱妖光，便要追撲上去，不料妖尸，想他全日爲已出死力，故意施展邪媚之術，有心撩撥，好使賣命，此着早已防到，含着媚笑，祇一閃，元神便即飛遁，緊跟着，門路便自閉上，毒手摩什，却被他，逗得啼笑皆非，急惱不得，欲火難消，發了野性，不由遷怒聖姑，一千妖黨，自他一來，均知利害，祇管妖尸，利用禁制阻隔，仍向衆妖黨，暗送秋波，賣弄風騷淫媚，許以未來甜頭，但都生了戒心，表面不敢親近，早都避開，祇獨個兒，暴跳如雷，叫囂起來，妖尸這等捉弄，意猶未足，又在內傳聲，媚笑道，你狂自法力高強，修道多年，這塊肥肉，遲早是你的，共祇還有一夜功夫，也熬不過，真個要害我時，我豁出毀了多年功力，也自由你，上次，如非憐你行強，不願別人死活，也不會氣你走了，今番急難相求，也是想了又想，以爲你既愛我，總可哀憐，那知仍是這等強暴，分明仗恃法力，乘我危難，在你掌握之中，有意欺逼人呢，說

到末兩句，便自哽咽，漸漸殷殷啜泣起來，毒手摩什聽了，愛極生憐，轉悔魯莽，急急分辨道，我實愛你，生死皆所不計，我也知你，怕那賊尼，必定如約，決不相犯，祇是我，我不願，一時不見你面，依我皮氣，如換別人，我早破法入內了，爲恐你不願，權且隱忍，此時，別無所望，請容我到臥室中相聚，不問你，是否調養元神，我先略爲親熱真身，或是守在一旁，你總可答應了，半晌，妖尸方始收惡微笑道，好在憑你良心，真要逼我，你也未始不能破法進來，如若真心憐愛，我實是有事，你且在外，放安靜些，不要生氣，到了時候，我自放你進來，祇不許催，也不可違背日前，來時之約，我便容你，親愛一會，如何，毒手摩什，聞言大喜，連聲應諾不迭，二妖孽，這一調情逗弄，衆人却佔了便宜，入時，毫未受到一點阻力，暫且放下謝李二人不提，癩姑等一行，本定由西往，剛飛抵北洞上層，二妖孽調情的，石室附近，便聽毒手摩什，厲聲叫罵，依了謝琳，便要硬衝進去，癩姑聽出二妖孽互說，妖尸全是假話，對方也會相信，暗付這兩妖孽，均不好鬥，難得他自己疏忽，在此糾纏，樂得多延一會，趁便行事，寧易師姊出險，七人合力下手，豈不更妙，對方真警覺時，再動手也不爲晚，此時，能不

惹他，最好，忙打手式，止住衆人，暫在當地伏伺，相機進止，一面暗發傳音信號，催謝李二人，卽行下手，救出易靜，一面，暗中窺聽，對方言動。

### 第三回 密室覷濃春玉軟香溫驚絕艷 祥雲消煞火金光寶相走神嬰

妖尸那麼邪法高強，機巧靈警的妖邪，行起事來，竟會愚昧顛倒，本心又不是不知道聖姑，道法高深，威力靈異，男子入洞，首犯禁約，偏祇煉到元神，剛剛回生復體，僅能在洞內，隨意行動，實則孽難，尙猶未滿，休說遠走高飛，脫困他去，連洞門，都未得走出一步，遽忘利害輕重，開頭便號召，同類妖邪，男女不論，一體勾結，繼見情勢日非，方始驚惶，按說妖尸，本是聖姑，逐出門外的孽徒，劫中沈淪，已歷多年，受盡苦難，在末劫未臨以前，如能放下屠刀，自知悛悔，昔年師徒一場，多少總還有點，香火之情，仙釋兩門，又俱都願人自新，事並不難，祇要立志斷去貪嗔淫欲，向聖姑，虔誠悔過，棄了盜取藏珍道書的妄念，離開幻波池，另覓仙山隱修，脫難並非無望，縱令宿孽太重，挽蓋已難，到底脫過現劫，有了生路年月，總好得多，至不濟，將來再經

一次兵解，仍可轉劫，重修正果，何致形神皆滅，萬劫不復呢，這也是惡貫滿盈，天生凶狡，淫邪之性，蘊毒多年，久而愈烈，一起頭，便逆行逆施，自從聖姑玉牒示儆以來，便日在憂危之中，眼見所勾結的妖黨，除女的本來不多，還乘隙借故，溜去兩個，一去不來而外，祇是男的，照例，到後百日以內，必遭橫死，不爲仇敵所殺，便是自相火併，再不，便是久處生厭，故意自出陰謀暗算，或以淫情媚態，雙方離間，便自殘殺，或是故用言語巧激，令其妄犯聖姑禁網，欲毀法物，驅上死路，奇怪的是事前，一意孤行，真覺非此，不能快意，事後想起，也知不合，偏生到時，又不由自己，再一算，死者來的日期，是死已手的，多是將近百日邊上，分明來人，這是一關，決難渡過，卽以上次而論，死的那幾個同黨，全是有功助手，爲了屢次，黨羽遭禍，俱都不滿百天，想起聖姑禁條胆寒，格外小心，決計不再以喜怒殺人，平日並還多方調處，以防再有內爭，又應百日死限，眼看這幾個黨羽，差不多到了百日將近期限，尤其胡覽，和陰四娘，這兩個，最得力的，當日便是第一百天，並無什事，自己最愛重這兩入，不會害他，與別的同黨，又均和好，加以各擅玄功變化，本領甚高，怎麼想，也不會有死法，心



方暗罵聖姑，老鬼賊尼，縱令你靈氣還未盡喪，至多，也祇愚弄我一時，我一留心，固不上套，似胡陰二人，連鳩盤婆，那麼恨他叛教，逃出赤身教多年，尙沒奈何他們，何況你這點伎倆，可見遇上真有神通的，你也害他不了，那知念頭才動，先是衛仙客夫妻，東方皓，和沙亮，紅燕兄妹，相繼攻入，跟着，又有周李二人，隱身潛襲，結局，把這幾個，快滿百日期限的同黨，分別殺死，那一個，也沒過了限期，尤妙在是，妖尸近日，功候更深，棄此而逃，並非不能，那麼自料無事，驚憂惶急，竟始終沒想起，一個走字，連那殘餘的，一般妖黨，也是如此，祇管代爲愁急，無一提起，勸他走的，妖尸本心，不想招惹毒手摩什，胡陰二人死後，再一算計，殘餘妖黨，不濟的多，又多同時到來，相差祇二三日，準備孤注一擲，應在本月癸未，恰巧這般妖黨，百日限近，痛定思痛，越發憂急，萬般無奈，祇得把毒手摩什招來，二妖孽，全都淫凶胆大，無所不爲，雖以聖姑，法力暗禁，未污仙府，但是妖尸，過信情人法力，有時想到高興，幾連聖姑，也不十分在念，毒手摩什，又極驕狂，不知身犯禁條，當日雖得漏網，死期仍在百日之內，心神也受暗制，口發大言，誇說，法力高強，敵人休說入洞，祇在

池邊經過，立可警覺，話又果然應點，到後，連來兩次敵人俱是才一隱身入洞，妖尸還未警覺，便爲所殺，這一來，越加信賴，未免大意了些，而當日，又是二妖孽，成敗生死關頭，在聖姑暗制之下，妖尸固是神智不精明，料到當日，必有變故，決不平安，偏生心念一動，便自撇開，忘却利害，毒手摩什，邪法原高，身在外面，雖不似妖宮有寶，可以查形照影，視查仇敵踪跡，於千百里外，祇要略接靈光，百里內外的，動靜形迹，也立可查知，專有人在近側潛伺，尙自無覺之事，也是色欲蒙心，一意思和妖尸纏綿，自不在念。加以大難將臨，所受暗制更甚，神智時復昏迷，人已不由自主，可是癩姑，久聽師長前輩，和玉清大師，鄧八姑等誥誡，心有成見，深知二妖孽，凶狡異常，見此情形，轉覺出於意外，漸疑是詐，不敢冒失，一面暗囑衆人，加意戒備，一面暗尋入口，反正此行，似爲牽絆妖孽，不問對方真假，心計已遂，對方如真欲令智昏，不知警覺，更是再好沒有，現在毒手摩什，爲色所迷，奉命惟謹，如能乘其分開之際，由別處，繞向寢室，就除他不易，先將他肉身毀去，豈非絕妙，因是素來行事謹細，心雖盤算，依然強止謝琳，不會輕舉，待了一會，見毒手摩什，仍守候在室內，目光注定，妖

尸去路甬道，意似情急焦躁，又無可奈何之狀，方自心中笑罵，畢竟妖邪，還是妖邪，枉自修煉多年，那麼利害的邪法，竟會如此，昏愚無恥，猛覺輕雲，扯了一下衣襟，心疑有變，忙一回顧，謝琳正要往另一條，夾壁街中走去，連忙趕前拉住，一打手式，才知謝琳，不耐久候，也和自己，一樣心思，別尋門路，去斬妖尸，覺着謝李二人，尙無回音，強敵靈警異常，祇是一時疏忽，爲色所蒙，適發信號，便耽着心，相隔這近，祇能以手式達意，傳聲遙問，恐有警覺，生出絕大阻力，不到十分需急，最好不向謝李二人發聲，又料救人，也非易事，謝琳不耐久候，雙管齊下，就便相機除妖，未爲不可，祇是沿途，不知何故，未遇阻礙，事固無此順手，也許湊巧，走得恰對，這一路，無什埋伏，故未觸發，身居重地，步步皆有危境，如何可以爲例，一面點頭，認可，仍主慎重，少安勿燥，看清路道，再去，免致打草驚蛇，二人正在手式問答，忽聽妖尸發話道，你果是真心愛我，不過，我此時，正要運用玄功，以備今夜元神復體，並且這裏，還有幾人，相聚多日，頗承他們愛重，都是一樣癡情，如稍分愛，你決不容，過了今日，勢難再見，人均爲我，出過死力，祇比你還認真，分手以前，也應假以詞色，說

上兩句，中聽的話，少時，我還要先把他們，逐個喚來，談說幾句，說完，再來請你，你尚須多等些時，我一則，爲和你，長久恩愛，二則，今夜還須他們，出力相助，免你一人勢單，但在未和你同行，以前，却不許你管我閒事，也不許你多心呢，說完，跟着，一聲媚笑，毒手摩挲，好似聽了有氣，又不敢發作，剛厲聲說了一個你字，把牙一挫，便自忍住，妖尸也不再說，那地方，原是西北兩洞，相接之處的，上層幾大間石室，外有好幾條，甬道夾街，四通八達，門戶途徑，交錯分列，妖尸北洞初巢，輕雲並未來過，因來時，未遇阻礙，照着以前，師示大略，順西洞甬道前飛，聞得二妖孽說笑叫罵，循聲而至，洞中千門萬戶，途徑繁複迴環，不過禁制埋伏，祇是初經，便先有人指示，也難免於走錯，所以癩姑，見此形勢，不肯冒失，先前毫無把握，不知如何走法，方可繞向妖巢，妖尸這一發話，才聽出，相隔尚遠，似在西北角上一帶，一面揣摸，正待試探前行，忽見一條黑影，由身後來路，急飛而來，自左側越過，往前面通西北的，夾街中飛去，衆人隱身住側，並未覺查，料知妖尸，所召妖黨，便同跟蹤尋去，方幸途中，仍是平順無阻，一看前途，又遲疑起來，原來，事出倉卒，妖影飛行甚速，癩姑又太

小心，停了一會，無什動靜，方始追踪，途中這一耽延，前面現出上下三條岐路，所追黑影，已早無踪，看不出是何道路，祇得照着意擬，往左邊小甬道中走去，癩姑拿定，穩健主意，稍遇可疑，便自停下，試探明了再進，始終也沒想到，妖尸斷定敵人，祇有由外入內，忘了先前疏忽，死星照命，強敵已然乘隙，隱形飛入，把外洞兩層，加上嚴密禁制，這一帶，雖是腹地，一則，靈泉發源的，樞機重地，是在北洞下層，敵人不把頭兩關攻破，決不能深入此間，如和上次，沙紅燕一樣，潛行侵入，祇一入洞門，立時警覺，現時水道已閉，無須戒備，二則，毒手摩什，和自己在內，來了人，祇是送死，不足為慮，祇停尸寢室，戒備尙嚴，以防萬一，因事離開，為人所算，多一半，還是防備同黨，自己現在室中，自然不必介意，此時，又因先來兩個強敵，才一進洞，被毒手摩什，不用一點，原有埋伏，便將其困住，凌迫個夠，故意放他逃走，再行追回慘殺，法力既高，行爲又與己心相合，覺出有此一人，足可濟事，餘黨全是贅物，這般妖黨，又各許有甜頭，自從新情人來，雖然胆怯，不敢與爭，背後對自己，全發過牢騷，明日脫難，和毒手摩什，棄衆一走，全成仇敵，日後還須防人報復，不覺故技復蒙，又

生惡念，欲乘前半日閒暇，挨個試上一試，除非試出，真對自己，此時盡心盡力，日後又悉憑己意，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不敢絲毫違忤的，還可容其存活，如若怨望不遜，或是暗中要挾，反正有他不多，無他不少，率性便假手新人，將他除去，以免後患，爲想激發毒手摩什妬火，那幾個同黨行經處，禁制全停，衆人總想，當日乃妖尸脫難，緊要關頭，戒備必嚴，陷阱必深，有謝琳一路，雖可無害，畢竟易靜未出，尙不能反客爲主，自以少遇阻力爲是，這等情形，如何得知，路又走錯，走向去往聖姑寢宮的，中洞後殿要路，差一點，沒將正反五行，埋伏觸動，同時，發覺走錯途向，忙退回來，又耽誤了些時候，等趕回原處，正遇上一個，由妖尸室中，退出來的妖黨，忙即閃開一旁，再照來路迎去，這才尋到地頭，原來，妖尸所居之處，乃北洞最上一層，相隔上面，依還嶺地面，祇數十丈，爲全洞最高之所在，這也是妖尸，日前打算，事如不佳，便來此室，復了原身，倒反五遁，自行震破上面石層，拚犯奇險，裂山而逃，主意打好，遷入以後，覺着此舉太險，又復丟開，這裏不似西洞，內外俱有好幾層的禁制，威力要差得多，由白便宜仇敵，易於下手，癩姑，謝琳，輕雲，上官紅，四人一點事沒費，便輕悄

悄，掩到地頭，那寢室，共是兩大間，通連着的石室，室外又有一大間敞堂，有門無戶，洞中所有門戶通道，多是穹頂形式，門均高大，惟獨妖戶，這間寢室，外作大半圓形，壁上開有兩個，六角形的小門，爲別處所無，那敞堂之外，是一條蜿蜒如蛇的甬道，堂當中段彎曲之處，由甬壁上，開一圓門，這一來，敞堂便成了新月形式，地係北洞上層，最高之處，四人來路口外，途徑門戶，上下縱橫，碁布錯列，甬道複壁，大都屈折低昂，勢如旋螺，外表道路紛歧，實則，中含九宮八卦，奇門妙用，諸般禁制，發動時，稍一不慎，便墮羅網，祇要道力稍差，不識其中妙用，誤入歧途，也休想走得出去，又均就原來整石，鑿成的居多，雖是洞中高處，相隔上面，還有數十丈，所有石壁，均經禁制，堅逾精鋼，更非尋常法力，所能動他分毫，除了束手待擒，決無倖免，這條甬道的入口，尤爲詭祕狹小，內中復多岐路，端的隱僻異常，其實相隔二妖孽，適才對談之處，僅祇里許之遙，可是極難發現，即便撞入，無心走入，也易迷岔，尙幸四人，多精悉五行陰陽，生剋之妙，先雖沒有找到，却認明來去向背，和此中妙用，稍覺不對，立即回身，既未把路走迷，也未誤入禁地，恰巧遇上一個，新由妖尸室中，

退出來的妖黨，略爲用心查視，便自尋到，這還不算，並因此途中耽延，把妖尸先召去的，一些妖黨，全數錯過，使妖尸完遂自殘羽翼的毒計，無形中佔了若干便利，四人先進敵堂時，見對面圓壁，上有兩六角小門，一紅一白，外壁色如黃金，內壁色如青玉，堂中無什陳設，祇當中，有一石鼓形的大墩，上鋪極厚皮毯，石質如墨，黑而且亮，內室外堂，又作日月環抱之相，四人不知此是昔年聖姑，意欲創立教宗，爲備召集門人，傳授道法，開講之用，後來設備未完，便即舍舊從新，改了初念，後成洞中，閒置之地，一直不會用過，近日妖尸，心情首鼠，因西洞舊停尸處，有好些危機，心又厭忌，覺着此地僻靜，離頂較近，萬一大難臨頭，可多作一種逃計，再往好想，如能平安無事，仗着毒手摩什之力，破了聖姑法物，毀去法體，取去藏珍，連走都無須時，居此密室之中，更有好些，可供利用之處，遷入以後，雖然聖姑全洞禁制，祇此一處，獨付缺如，但是，靈泉發源，和五遁樞機，均在北洞下層，諸般禁制，可以隨時移用，又恃地勢，隱祕幽僻，徑路複道，迴環往復，不須再加禁制，便具奇門妙用，自己却是四通八達，出沒神速，敵人必難走進，也決不知會移居於此，又恃自身，邪法甚高，不以爲



意，除把各通路，甬道入口，暗中加上，極利害的，五行禁制，以阻同黨，隨意闖入，窺見陰私而外，祇在裏間寢室內，略作萬一之備，安置了些，又陰毒，又利害的，邪法異寶，主要用意，仍是防同黨，吃自己侮弄魚肉太過，生了怨毒，或因爭風內叛，一時沒有識破，於一笑淫樂之時，突然反臉，倒戈相向，憑己法力，和玄功變化，自不能十分受其傷害，無如肘腋之變，起勢絕驟，最可慮的，便是這具肉體，何況，這類刺客，大都爲色而起，看出自己，對他一味玩弄凌踐，由愛生妬，由妬成仇，因由美色情欲，種的怨毒，比什仇恨，都重，都切，不特情急拚命，不計死生，而且深知無如已何，上來，定是先對肉體，猛下毒手，萬一如願更好，如其不能，也可少洩忿恨，凡能與己親近的，皆非庸常之流，深心暗算，不易防範，以爲有這幾樣埋伏，便可萬全，高枕無憂，那料到，昔年聖姑，早已算定妖尸，將來移居，數盡如此，並還開出幾條通路，使與各洞，要地相連，妖尸祇圖隱祕方便，却上了當，這內外兩間，雖未設有埋伏，外表形勢佈置，看去却極啓人疑慮，越是仇家眼裏，越認作內中，必定隱藏着，極利害的，埋伏陷阱，何況，又是妖尸藏尸煉法，打算會集親信，與情人相聚淫樂的，臥室重

地，自比別處，羅網嚴密，埋伏利害，癩姑，輕雲，本來小心謹慎，上官紅，更是末學後進，自不必說，謝琳近習寶籙，雖稍好勝輕敵，但他修道多年，平日常受謝葉二人，指點解說，遇敵經歷雖少，對於正邪各派的，法術施爲，以及各種，陣法禁制的，深淺強弱，形勢虛實，却多知悉，加以聖姑昔年，設而未完的，又是最有威力的陣勢，道法稍高的人，一望卽知，所以才一進門，便看出那是一種，極利害的，五遁禁制，又見除兩儀內外環抱而外，內室未進，不知如何，外室空空，祇以五色，暗寓五行，未設別的法物，更看不出，一點異狀，和行法的形跡，照着平日，父師尊長之教，越是這等情形，對方法力越高，阻害越大，並想起日前，師父又有現習寶籙，功候尙差，七寶金幢，非可輕用，異派中，幾個利害的妖邪，因峨帽開府，正教昌明，或恐見誅，或因忌憤夙仇，行將分別報復，你與峨眉諸弟子，頗多交厚，幻波池，祇是開端，將來他們，都有災劫，你姊妹，必要仗義相助，早晚遇上這類妖人，休當你姊妹，屢世清修，大的災劫已過，失利小挫之事，仍所不免，此行，便須戒慎等語，幻波池，本未到過，初入洞時，爲了痛恨二妖孽，又是預有成謀，這次助友除妖，師父早已算好，應在今日，已

戊定局，加以洞中，未遇什阻力，益發把事看易，屢欲乘機一試近來法力深淺，均吃癩姑，力爲阻止，先還覺他，過於小心，及至後尋妖尸密室，方由所經途徑門戶，發現許多奇門妙用，跟着，又誤走禁地，差一點，沒有觸動埋伏，這才知道，聖姑法力，果然利害，因又想起，癩姑也是從小修道，曾在屠龍師太門下多年，新近又得峨嵋真傳，法力高下，姑且不論，終是久經大敵，比己見聞得多，人又機智靈警，所見決無差謬，看這外間，敝堂形勢，明是葉姑，昔年再三詳說指點，囑咐遇上，不可大意的，道家最利害禁法，五遁真形圖的外貌，現在幾個，至交良友，俱以我姊妹爲重，休說敗於妖尸之手，就是妖尸雖戮，而因行事冒失，進止失措，中間無論何人，有什傷害損毀，都是不好看相，如何可以大意呢，想到這裏，適才好勝自恃之心，立爲一變，決計謹慎行事，不問當地，有無埋伏，強弱深淺，給他一個，有備無患，既爲尋斬妖尸肉身而來，事前便不應使覺查，不觀查清楚，決不妄進，這一來，四人成了同一小心，誰也不肯荒疎一步，好在謝琳，癩姑，二人均是行家，識得微妙，先辨明了，門戶向背，覺着一牆之隔，久候也不是事，正打算，姑且按着虛擬而未現出的，方位踴度，試探着，往六

角小門走去，忽聽室中，起了艷歌之聲，音細而長，於萬分柔媚之中，隱含無限幽怨，意思似在苦憶着，借着歌聲定約的，一個情人，詞句尤爲纏綿悱惻，祇管情深一往，却無一句淫蕩之言，四人那麼痛恨妖尸，也覺情致動人憐愛，聲更十分娛耳，知道妖尸，正用此歌，召一同黨，人來，必定放進，立可跟踪而入，毒手摩什，又不在此，正是一個，絕好時機，互相打一手式，閃退在圓門右側的，乙木方位上去，用意是妖尸對聖姑所遣，五遁禁制中，祇乙木遁法，因昔年被上官紅，誤入仙府，巧得了去，總圖又未尋到，是個缺點，上官紅却精悉此法正反相生之妙，萬一被妖尸妖黨識破，發動埋伏，木宮方位，已被佔住，不特以木制木，並可乘機，遁入室內，去斬妖尸肉身，初意這些妖黨，把妖尸，奉如天人，又愛又怕，一呼卽至，來必迅速，那知歌聲在後，待了一會，妖尸又在室內，曼聲長嘆道，朱道友，你怎還不知我的苦衷，爲明我的心曲，已和那厮說明，與你一見，明早便許分手，此別久暫難定，我日前，並非不納忠言，也是情勢所迫，萬不得已，你尙不諒，何況別人，就不願再理我，難道背人說兩句心腹話，略說我不得已的苦况，你也不屑於應，邊說，邊又哽咽起來，聲甚淒婉，益發動人憐意，

比起先和毒手摩什哭訴，又曰柔媚懇切許多，可是那同黨，仍無回應，說時，癩姑覺着，妖尸背人的事，新情比毒手摩什，相隔甚近，公然連用豔歌，和委婉哭訴，向舊情人勾搭，送媚通情，好生奇怪，乘話未完，忙打手式，令乘少候，走向門外一查聽，才知妖尸邪法，果具神通，祇此圓門之隔，門內聽去，那麼清晰，門外竟是寂然，不聞一字，祇奇怪，妖尸既能以邪法，和意中指定的人，分別傳聲，不爲第二人所聞，何以人在敝堂，也聽得見，不特與本門，傳聲有異，並且，於理有好些不合，心正奇怪，忽見妖尸由左邊六角小紅門內，現身走出，衆中祇有輕雲一嘆，以前兩進幻波池，均和妖尸對過面，視得最真，這時看他，論容貌，仍是以前原見，並非不美，祇是杏眼含噴，柳眉斜豎，滿臉上，帶着猶笑，眉稍眼角，威稜隱隱，時閃凶光，好似蘊蓄着，無限殺氣，平日那麼艷冶柔媚的，姿容體態，竟變作了，冰冷薄情，一臉猶厲之相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方料是所召同黨，不來之故，果然，妖尸才一出現，便戟指向前，空畫了七八下，立有一片，符篆形的，輕烟現出，浮空停立，在他面前，妖尸再以左手掐訣，照符烟上一揚，張口一噴，那符烟，也一閃即隱，妖尸隨又曼聲悲嘆道，朱道友，既有今日，何必

當初，既然見拒，我已無顏，再見你面，今日死路，由我自去，許應你那日之言，也說不定，我不勞相助，情愛在前，不似對別人那樣，恐壞我事，不會無故除去，休當我有什麼意，我已止住，前洞埋伏，開放門戶，請自便吧，四人見妖尸，邊說，一邊側耳靜聽，面色越發獠厲難看，語聲却更柔媚淒婉，分外動人，如非眼見，幾疑說話的，乃是另一個，癡情少女，絕不是他，妖尸話剛說完，忽似接到回音，那人要來情景，可是妖尸，不但不曾息怒消恨，反到咬牙切齒，惡狠狠，獰笑了一聲，隨手朝白色小門，畫了一道妖符，然後戟指門外，又咒罵了幾句，方始退入門內，四人先想乘虛入室，一則，妖尸就立小門前面，恐有警覺，又想看看，背了毒手摩什，連召這些妖黨，所為何事，有無別的，陰謀毒計，反正已入虎穴，理應拿穩下手，不爭此片刻耽延，本來四人，不知室中，是否易於走入，想等妖黨來了，跟踪混入，比較穩妥，妖尸也是死星照命，舉措全非，祇顧陰毒設阱，殘害同類，做夢也沒想到，誅他的仇敵，已然深入庭戶，他這一用妖法，封閉白門，不要緊，却被仇敵，看出敵堂，虛有其表，並無禁制埋伏，自更放心大胆，室內雖還不知底細，妖尸既召妖黨，縱有埋伏，多半也要止住，斷無禁制住

了情人，再與談愛之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癩姑當先，一打手式，早在謝琳，神光隱形之下，一同乘虛，隨了進去，佛家神光靈妙，不可思議，無形無聲，便是妖尸毒手二孽，不以邪法玄功查看，也不會有警覺，妖尸變生倉卒，事出意外，又正忿恨妖黨，遠許不來，明是覺悟自己，淫毒凶狡，生了二心，滿腔怒火，想誘來室內，細加考查，如已生心怨恨，率性連手段，都不必用，就在當地酷殺，攝取他的生魂，以備夜來，用以行法，妖尸生平，爲惡多端，殘殺同黨，宛如遊戲，行事永無後悔，這次，死期將近，居然迴光反照，初念陰毒，狠惡已極，及至羅網，佈就之後，忽想那姓朱的同黨，本是海外，一個散仙，所習道法，雖非玄門正宗，人却甚好，同道之交也多，自己在未遭難以前，便與相識，此人以前，并不好色，因是夙世緣孽，一見鍾情，不特爲己，喪失真元，並囚自己，天性淫凶，喜新厭舊，樹敵太多，使他連帶，受了許多，艱難苦厄，爲了屢次，救助自己脫難，曾吃大虧，幾乎喪命，可是自己，並不知感，反因他情癡，糾纏太甚，生了厭惡，欲以陰謀毒手，致之於死，沒有成功，便以幻波池盜寶，爲聖姑所伏，神雷震死，他仍始終沒有一毫怨恨，這多年來，爲想救己脫難，雖然深知五遁禁制，

威力神妙，和男子不得擅入的禁條，便強進來，也是白白葬送，未敢造次，却是時時刻刻，都在營謀，費了極大心力，煉成一件法寶，意欲助己脫難。又因深知自己尊重，敵人過於利害，非到時機，不能有望，比別的同黨，來得較後，一到，便以苦口相勸，欲令自己，向聖姑，伏罪求免，捨下法寶道書不要，隨他同去海外，覓地清修，自己雖然不肯聽從所說的話，爲念他的深情，又當用人之際，他又不似別的同黨，祇一見面，便一味垂涎美色，恨不能當時苟合，毫無忌憚，固然，也愛極自己如命，但他處處爲己打算，就有所圖，也在將來脫困以後，故此對他，一改初念，也頗引以爲重，後來，因他日常苦口絮聒，遇有敵人，適可而止，祇驚走了事，此時切勿樹敵，命他出手，又不怎用力，方始有些不快，近因自己，已爲毒手摩什霸佔，以後難於分身兼顧，一般舊情人中，祇他一心在己身上，難於打發，論法力，雖非毒手之比，比別的同黨却高，照他以前，相待情形，雖未必會生惡念，倒戈相向，時常糾纏，也是惹厭，尤其自新情人一到，便似懷生醋意，雖未拂袖欲行，神情却甚淡漠，面有愁憤之容，這些日來，已不似日前，那等親切，也不再背人，尋己密談，適才想起，這些累贅，最好，脫難以前去



掉，並且今晚，子前取寶，必須先破聖姑所設，五行法物，近年爲了此事，曾煉有一件法寶，所須生魂，均係以前，設計殘殺那些，不知進退的同黨，日前，雖幸勉強煉成，無奈仇敵利害，今日之事，必早被算定，事尙難知，此寶威力至大，萬一不成，毀去可惜，破那些法物時，最好每樣能有一人，捨命犯險，拚着遇死，引便發動，下手既較容易，並免親身入伏，稍有不妙，便難脫險，因而想起，這般同黨，可以利用，又恐其不肯自尋死路，爲已葬送，這才想下毒計，一面借故，挨個引來，對那知進知退，不會生心背叛的，便姑緩其死，以觀後效，對那心懷怨望，或是苦苦糾纏不捨，便以媚惑之術，連懸弄，帶激將，使其自趨死路，爲已犯險，一面，激起新情人的妬火，以防警覺逃走，獨對此人，尤念舊情，祇想明言利害，使其絕念，本心還不想害他，那知妬念甚深，連番勾引，俱不肯來，平日自負，古今仙凡中，從未有的美艷之質，一嘖一笑，均可使人，心神迷惑，不知死生，連毒手摩什，那高法力，上次決裂，理無再合，尙且一呼即至，此人竟會屢召不理，不特對方，心寒意變，而自己媚術無功，更是從來未有之辱，犯了平生的大忌，於是動了惡念，一面佈好羅網仍，以媚術喚他，再如不來，便即

反臉成仇，妖符發後，已然準備，再無回音，便親身趕往，逕下毒手，先行殺死，攝取生魂，隨即接到回音，說他適才算出，今日必有敵人潛入，所主持的埋伏，須俟有人接替，方可離開，少待卽至，先前何故，聞呼不至，却未提到，本已決計殺死，回房想起前情，和此人現在，情景口氣，對已雖然冷淡，內裏仍是情熱忠實，回憶昔年，結交經過，如以常理來論，委實孤恩負德，薄情寡義，對他不起，對別的同黨尚可，對他，怎以一時之忿，便下毒手，想到這裏，怒火漸漸平息，正想等人到後，先盤詰出了，真實心情，再定去留，這一尋思，心神注向別處，仇敵容易易，隨了進來，一毫也未覺查，四人到時，妖尸已走入裏間，簾幙之內，虎穴重地，適才妖尸，邪法飛符，又在門上魔法，不知使什詭謀，室內埋伏虛實未悉，加上好奇心思，見妖尸，雖然淫毒凶狡，姿態容華，却是極美絕艷，比起靈嶠諸女仙，和各派中，負美名的女弟子，又是不同，俱想一面觀查，室中虛實，小心下手，以防有失，一面，看看妖尸，平日顛倒仙凡，爲迷戀他，而葬送道行性命，至死不悟的，先後不知多少，死的又均非常人，內有好些，並還是異派中，有名人物，雖是左道旁門，功力均頗深厚，何以人人如此，甘趨

滅亡，到底有何特異之處，爲此，不肯當時發難，先把外半間，仔細觀查，覺出雖有可疑之處，如不叫明，驚動妖尸，或去觸動，均可避開無事，看明形勢以後，再試探着走近，站向簾側，往裏一看，俱都暗中驚奇不置，原來這間寢室，比外間還大，通體作正圓形，分成內外，兩個半間，當中隔着，一道簾幙，質類五色蛟綃，雲錦雙懸，流蘇下垂，看去鮮艷絕倫，華貴無比，妖尸寢榻，便設在裏面的半間，內外合計，約有十餘丈方圓，這一隔開，成了兩個半圓，外半陳設坐具，已是精雅富麗，巧奪鬼工，寶氣珠光，輝映全室，而內半陳設之綺麗新奇，尤非筆墨，所可形容，除當中放着一個，腰圓形的，碧玉榻外，和尋常富貴人家，紅圍繡閣一樣，一切鏡台奩具，以至衣履被褥之類，無不齊備，應有盡有，祇是所有物品，珍奇異常，塵世上，多富貴的人家，也不易見到一件罷了，就這妖尸回房，俄頃之間，先前行動獷悍，極惡窮凶，滿臉貓厲的本相，已收拾淨盡，連容貌神情，都似變過，如非深知底細，適才，又曾目覩親見，幾疑另是一人，決非妖尸本身，妖尸先出現時，元神本已復體爲一，這時，正做出閨中美眷，午夢初回，睡眼惺忪，春情蕩漾，所思不至，無可奈何，嬌慵欲墮之狀，一副嬌軀，

正半臥半坐，靠在榻頭，玉屏風上，那腰圓形的玉榻，祇近頭一面，兩邊有近二尺長，雕鏤精工的，扶手矮闌，餘者三面，全都空着，榻上鋪陳着，極厚而軟的錦茵，華麗自不必說，人臥其上，身子便陷沒了小半，妖尸身上，半蓋半裹着，一床質勝純綺，色作淡青，看去，又輕又軟的單被，上半身，祇雙肩前胸，和手臂，露出在外，一手微搭胸前，另一手臂，懶洋洋，支向右側，玉闌之上，身穿一件，薄如蟬翼，雪也似白的道衣，前胸微敞，露出螭鱗粉頸，半段酥胸，下面乳峯，隱隱墳起永紈錦被之間，那沒蓋着的地方，固是肌膚玉映，瓊綃不掩，依約可以窺見，還有那雙手臂，因以右手，支頤默坐，露出半截臂膀，和那十指春葱，說不出的，粉鑄脂合，圓滑朗潤，下半身，雖被蓋住，却在有意無意之中，由被角邊上，半隱半現的，露出一段，豐妍柔細的玉腿，和半截底平指斂，粉光緻緻，柔若無骨的白足，面上神情是，星波整明，如蘊妙思，黛眉微蹙，隱含幽怨，再加，玉頰春生，櫻唇紅破，瓠犀微露，欲語不語之狀，好似半嗔半喜之中，蘊藏着，萬種風流，無限情思，端的穠纖合度，體態妖嬈，從頭到腳，直無一處，不撩撥人的遐想，容光既如此妖艷，神態又那麼淫冶，加上服飾華麗，迥絕人

間，上面淡雅的衣被，與下面鋪陳的，錦綉文繡，再互一陪襯，越顯得貌比花嬌，人如玉琢，光彩照人，不可逼視，尤其利害是，人還不曾走近榻前，首先鼻孔中，聞到一縷溫香，其味非蘭非麝，彷彿由榻上人肌膚中，隱隱透出，聞之令人魂消魄落，心神欲醉，癩姑先見榻旁，綠玉案上，擺着好幾件，閨閣中人，所用粉奩粧具，多半細一注視，蘊有奇光，隱隱似有邪氣透出，祇是邪法頗高，不是一雙慧目法眼，決不易看出，同時，謝琳一雙，經過芝仙靈液，沾潤過的神目，也自發現，二人正同向輕雲，上官紅，打手式指點，連同壁間，別的陳設，令其留心戒備時，人已一同，蹙向簾前，猛聞到這股妖香，驟未及防，立覺心神，微微一蕩，知道利害，忙運玄功，把心神鎮住，癩姑覺着，自己和謝琳，輕雲，無妨，上官紅，年幼道淺，却禁不住，邪法潛侵，方欲行法防禦，謝琳的有無相神光，近日已能隨心禦敵，祇一動念，立可屏禦，先是不曾防到，會有這類，香氣迷人的邪法，一經發覺，隨着心念動處，神光發出威力，早將香氣隔斷，此是妖尸，白骨鎖魂香，利害非常，道力稍差一點的人，無論男女修士，祇聞到這香氣，立被迷惑，魂消魄落，人也軟醉如泥，任他盡情擺佈，決無倖免，固然，像癩

姑，謝，周，三人的道力，尙不致被他迷倒，如出不意，驟爲所中，也不免於心旌搖搖，神魂欲蕩，決不會祇有先那一點感覺，尤其上官紅，入門未久，祇管天生美質，用功勤奮，畢竟火候尙差，即便事後，能夠振作，靜攝心神，不爲所算，當時，必要昏暈一下，因身在有無相神光，護身之下，諸邪不侵，祇管疎忽，念不及此，未曾防到，至多，也祇遇上外邪加害時，照例有的，微微一點感覺，休說癩姑，謝，周，三人，連上官紅，也不過，心神略爲動蕩，並無他異，四人急切間，不知究竟裏，祇覺神光護身之下，還會如此，妖尸邪法陰毒，又可想而知，又見上官紅，聞到妖香，竟和自己一樣，怎在意，神色自如，小小年紀，入門不久，居然有此定力，和功候，足見天資越超，用功勤奮，易靜有此高弟，足可自豪，方代他師徒忻慰，忽聽門外，有人說道，玉娘子，容我進來麼，連問兩聲，妖尸通未答理，四人料定，是那姓朱的同黨，初意，方以類聚，必又是一個，淫凶醜惡，比毒手摩什等，妖邪長相，好不了多少的，左道中，無恥之輩，及至回身轉看，事大出於意外，來人竟是一身仙風道骨，羽衣星冠，儀容秀朗，通體不帶一絲邪氣，舉止神情，也極文雅從容，休說左道妖邪，便海外那多散仙，也少此

種人物，祇是黑髮玉貌，外表年紀，彷彿甚青，四人心中奇怪，此人并非妖邪一流，怎也會爲妖尸所迷，甘爲奴僕，受其玩弄，妖尸仍未答話，祇在裏面，微微嘆息了一聲，那姓朱的，少年道者，下來時，本是面有憂色，及至連喚玉娘子未應，忽聞妖尸，微嘆之聲，好似有什感動，又似突然變計，凡百不顧神情，條地把牙關一咬，面上立轉喜容，從容款步走入，當道者初來，在外喚玉娘子時，妖尸一面裝着負氣不理，一面手持兩寸大小品鏡，隔着簾幃，往外照着，面上微有慍色，直到道者入室，口角邊，忽又帶着一點冷笑，四人看得畢真，那道者，好似常作入幕之賓，一進門，便直往簾內走去，目光却四面注視，意似查看室中，有無可疑形迹，到了榻前，便向妖尸身側坐下，妖尸也不起立招呼，祇媚目流波，斜睨了一眼，便自將目合攏，不再理睬，道者似知妖尸，必要佯作，連喚兩聲玉娘子，你真錯怪我了，妖尸不答，也未再往下說，祇把雙目，注定妖尸，由頭至腳，仔細領略端詳，大有秀色可餐，愛極忘形之意，漸漸由上而下，看到腳頭，一眼瞥見，那隻欺霜勝雪，蹀躞豐妍，纖細柔滑的白足，微露破角之外，竟情不自禁，俯身下去，在那棉軟溫柔，無異初剝春蔥的，纖指上，親了一親，偷覷妖尸面

色，似嘆似喜，看去詆更愛人，並無真怒，重又伸手下去，竟將那隻，美妙無雙的白足握住，撫摩了一會，又跪將下去，親了又親，手也漸漸往粉腿上摸去，衆中，別人還不怎樣，謝琳早看不慣，這等淫昵之狀，意欲就此下手，繼一想，那少年道者，明非左道妖邪，也許受了妖尸邪媚迷惑，莫要連帶波及，誤殺好人，心正盤算未決，這時妖尸元神，早已離身飛起，現出一付，滿頭鮮血狼籍的惡相，正站道者身後，起始神情猶惡，大是不懷好意，嗣見道者，對他肉體，溫存撫摩，委實愛到極處，面上神色，才略爲和順了些，那道者，直似始終不曾覺查，謝琳兩次要想動手，均被癩姑止住，妖尸元神，忽然不見，知已復體，方和癩姑，打手式如何發難，妖尸冷不防，把足一縮，用力稍猛，竟將下半身蓋的，那床錦被，掀開了些，那一雙，脂凝玉潤的粉腿，立即呈現，道者也就勢，撲將上去，雙手摟緊，不住溫存撫愛，妖尸由他玩好，毫無躲閃，祇睜眼冷笑道，你初來時，屢和我說，仇敵法力利害，人雖坐化，并未飛升，元神必還留在百寶龕中，入定修煉，這裏一切事情，前因後果，必早被他算定，又說我以前，殺孽太重，雖然被困多年，幸得劫後回生，仍出勉強，從此改頭換面，虔心靜修，尙恐不能免難，



怎敢再犯他的禁制，因此，平日相對，祇是口頭親熱，不特不似昔年，那麼極情盡致，真個銷魂，所說，也都是些，正經的話，有時，談到脫難以後，同隱仙山，欲結神仙眷屬，以圖與我，長在一起，終古不離，也是將來打算，祇管愛哩，也僅常想背人相聚，密談片時，并無一點輕狂，承你愛重關切，我雖不能盡聽，論心，也頗感謝，足見老友，不比別人，共總數十天的光陰，怎今日，會變了個人，始而招之不來，來了，又是這樣，急色兒的醜態，莫非你把以前所說的話，全忘了麼，妖尸有一特性，自負美艷，絕於古今仙凡，不論中心蘊毒，決意要加殺害的人，祇在未下手以前，對他愛極顛倒，便自心喜，那怕日後，仍是不免毒手，當時，却能博到他，片刻之歡，對方這一急色，正觸所好，雖以聖姑，法力暗制，中心畏禍，不敢和昔年，那麼縱情淫欲，肆無忌憚，說時，滿面微笑，媚波瑩活，俯視着，俯伏在他身上的舊歡，眉稍眼角，春情蕩意，自然流露，那搭在胸前的纖纖玉手，漸漸伸向道者頭上，輕輕撫弄，好似柔情款款，芳心自同，相愛相憐，不能自禁之狀，道者却似愛極欲狂，除了盡情撫愛，領略那懷中暖玉，一片溫香外，耳目已然失去知覺，對於妖尸，所說的話，一句未答，謝琳見此邪

情醜態，忍不住，又要出手，癩姑到底，心細多識，覺那道者，功候法力，不是尋常，雖然迷戀妖尸，面上并無邪氣，人也不帶分毫，奸惡之相，不像是被邪法所制，這等放浪，無恥情形，太已可怪，正在留意查看，忽由側面，窺見道者，聞言未答，眼角似有淚痕，情知有異，忙止謝琳，先勿下手，徐觀其變，此人既非妖邪一流，何以如此情景，謝琳隨手指處，也看出道者，不特眼含淚珠，面上忽現愛憤愁急之容，照着適才，熱情奔放，不可遏止情景，不應有此，知有源故，方息初念，因道者上身，已全俯壓在妖尸腿際，妖尸元神已復，祇見到他的腦後，面上愁苦容色，出於意外，雖未看出，說完，未聽回答，還祇當是，舊歡重拾，心醉魂銷，又正問到他的短處，以致無言可答，想起以前，恩愛情深，加以多年久曠，回生以後，長日虛禍憂危，沾污仙府，恐犯大禁，不得不按捺慾火，強自忍耐，但是天性奇淫，蘊蓄愈久，其力越大，一旦奔放，便成狂流，色胆如天，不能再制，祇圖一時，順心遂意，那怕刀山在前，火海在後，也是過後，甘任其禍，決非所計，何況雙方，夙孽甚深，人又道骨仙風，丰神挺秀，法力亦非異常，遇合之初，本就彼此恩愛纏綿，情深似海，并無絲毫勉強，出於片面相思，

如非當時，樂極情濃，越越甚，也不致於彼此都失了真元戒體，自己專門採補，失却真陰，還能補償，對方本非左道，又和別的情人面首，不一樣，一任自己，水性揚花，終是情有獨鍾，自己也因此，才生下厭惡，久遂成仇，這次劫後重逢，非祇不念舊惡，反而關切敬愛，不似別人專以色欲為事，妖尸縱極淫心，也不能一毫不通情理，稍一尋思，前塵往迹，立上心頭，覺着此人，終是情深義重，與衆不同，舊情已自勾發，加以前此妖尸，爲了防人防己，惟恐慾念難制，每遇人來，必先約法三章，好合須在脫困之後，祇管平日，喜以媚術淫情，顛倒來人爲樂，一則，心存玩弄，未把對方看重，二則，本是邪法化身，偶然故現色身，也祇使對方，略沾肌膚即止，一切引逗，由於僞作，似此溫香在抱，經人憐愛，撫摩不已，回生以來，尙是初次，對於聖姑，因是又恨又怕，全到極點，自從毒手摩什，二次重來，銳身急難，口發狂言，半信半疑之下，畏心便自搖動，再經此幾回夾攻，滿腔慾火，立被引發，媚笑說道，怎麼不答話呢，一雙腳腿，有何可愛，也值如此，枉自修道多年，竟和嬰兒戀母一樣，祇管裝喬，不理人則甚，莫非還要想吃口奶麼，四人雖不知，那是昔年，雙方淫樂時隱語，可是妖尸說

時，粉頰紅暈，媚目春飴淫蕩之態，益發不堪，可是對方，依然不曾抬頭答話，妖尸也似覺乎詫異，一面，淫心已然大動，正欠嬌軀，抬起左邊，一條粉腿，待要夾向對方頭上，同時，櫻口微動，吐出一絲，粉紅色的輕烟，正快飛向對方頭上，那道者，忽似驟然遇到，毒蛇猛獸一般，倏地捨了妖尸兩條粉腿，慌不迭，飛身縱退出，兩丈以外，也把口一張，一股青色的，道家內元真氣，立噴出來，護住全身，帶着滿臉愁苦之容，悲聲說道，我不足計，請你念在前情，暫且寬緩一步，此舉并非爲我，仍是爲你，等我說完了話，死活由你，如何，這等變出非常，大出妖尸與四人，意料之外，妖尸正在發動春情，噴出香霧，迷誘對方，本心拚着犯禁，同作淫樂，不料突然躍起，已是拂意驚疑，再一眼看到，那等愁眉淚眼情景，怒火慾焰，一起點燃，當時毒念重生，不顧發話，首先把手一指，那右方垂的，半片簾幔，立化一大片，血赤色的火焰，火網一般，電馳飛墮，將對方罩住，一面目射凶光，注定對方，聽其發話，那雙淫凶眼裏，直要冒出火來，先前玉艷花嬌，柔情密愛，全化烏有，豔色美人，頓成羅刹變相，重又回復了，適才由小門中，出現時的，凶惡猶厲神情，聽完，身子往後一仰，也睜着一雙，含

蘊無限淫毒的媚眼，冷冷猶笑道，你不知我性情麼，還有什說的，道者長嘆一聲道，主娘子，你先不須發怒，聽我把話說完，我也深知你，尊重難挽，但我知你，本是美質，祇爲當初，在聖姑門下，不合自作聰明，心志太高，以致背師下山，受了妖邪引誘，陷入淫邪，天生尤物，本具特性，一朝失足，遂如洪水橫流，不可收拾，否則，你要自來，萬分不可救藥，聖姑也決不會，欲以人力，挽回定數，再四寬容，卽以後來，在此雷劫而論，以聖姑滅度時的法力，一切後果前因，早都算定，本不難，當時使你，形神俱滅，何必再保全你的元神，連肉體，也未加傷害，窺其用意，也無非使你，在這百年患難之中，多經苦難，痛定思痛，萬一能悔前愆，回頭修省，便任你，功成自去，不再行誅，也不枉當初，苦心渡你，師徒一場，至於我呢，因有夙世孽緣，昔年與你，一見鍾情，愛逾性命，祇圖與你，長期厮守，你我合籍雙修，同證仙業，便把多年，苦修功力，以及性命，全數爲你送掉，也在所不計，初定情時，還有妄想，盡我心力，以至情感動，導你棄邪歸正，嗣見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造孽日深，無可自拔，我屢次爲你，出死入生，苦心相援，助你脫難，至多不過，暫時少爲感動，不久，又是故態復萌

，變本加厲，後且因此，視我如仇，正欲加害，毒計未成，便因來此盜寶，身受雷劫，這些年來，我無一日，不在爲你，痛惜打算，你雖孤恩薄情，我仍放你不下，恩愛之情，至今不變，深知此間，禁制利害，期前入洞，白白送死，無濟於事，祇得一面，煉下法寶，準備應用，一面，靜盼時機到來，冒險相助，這裏，內外隔絕，非我這法力，所能算出底細，初意經此百年困苦，創鉅痛深，必知悔禍，還有聖姑，既肯留你元神，在他洞中虔修，也必有點指望，爲此，展轉探詢，默運玄機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僅僅占算出，你應在本月癸未子夜，難期終了，但無飛騰之象，並且運數已盡，吉少凶多，明是聖姑，禁條嚴厲，男子入內，不出百日，必有凶憂，生路極少，那怕當時脫出，也決過不了，百日死限，終以愛你太深，自信生平，除犯色戒而外，并未行一惡事，聖姑想能，稍加寬恕，就算犯他禁條，也祇遭上一次兵解，你自來，怙過任性，不納忠言，祇我說的話，偶然暫時，還能信從，大難之後，劫後重生，也許性情，磨煉好些，昔年會對你說過，我對你的情愛，一任地老大荒，海枯石爛，永無盡期，祇要能助你，脫難歸正，便此身化劫灰，亦所甘心，區區一劫，仍一再世，何足介意，那知到此一看，你經

此大劫，不特未知悔改，反更倒行逆施，雖承你猶有故劍之思，又當用人之際，未再視我爲仇，可是，我連番苦勸，仍似秋風過耳，毫不爲動，後來，我見勸說無用，祇得拚以一死相代。到了日期，盡我全力，助你脫難，姑作萬一之想，我因連日籌思，想把全力，用在最後，緊要關頭，更不願助紂爲虐，加重罪孽，使你多樹強敵，多造惡因，眼前難以脫險，我再世，也受惡報，而你不明苦心，反認我，應敵不力，屢加嗔怪，我想時至自明，終有使你，省悟感動之日，也未分辨，眼看日期將近，惟恐力有不勝，我真元已虧，仙業無望，已決以此行，報你昔日相愛之情，受此鉅創，他生也知自儆，或者不致重陷情網，又蹈覆轍，一死原無足重，所怕的是，各有因果，身死由於犯禁，依然代不了你，你如應了聖姑遺偈，形滅神消，豈不痛心，日前，方自愁思，不料，你竟引鬼入室，我雖不才，也曾修道多年，頗知順逆善惡之分，已料決無好果，昨夜，二次默運玄機，詳加推算，未來之禍，竟是凶不可言，益以內邪自招，真是萬無倖免，我本不難，捨你一走，一則，數已註定，倖免祇是一時，二則，臨難相棄，又背初心，我決不爲，百思無計，祇率仍以一死相報，但能保得你，殘魂剩魄，不致全數銷亡，便是萬幸

，誰知你數限將臨，又想施展，以前殘殺同類的毒手，一心祇倚妖孽爲重，想把一般，受你迷惑挾制的同黨，一齊驅上死路，連我也在計算之列，承你還有一點香火之情，對我意在兩可，尙無必死之念，足見我，對你用情，尙屬不虛，適才喚我，本不想來，嗣因你，一再呼喚，後竟行法相制，其實我之愛你，由於夙孽，與乎情癡，並非迷於你的媚術，真要來時，不假法力，我也必來，何須如此，我畢竟愛你太甚，雖知你，對我不懷好意，但我決不願你，無故爲我，憤怒疑忌，又以心苦意，你尙不知，反正你我必死，難逃今日，與其目覩心愛人，死時慘狀，與之同盡，轉不如，死於你手，還好得多，我如不來，必誤以爲我，因妬生忿，耿耿此心，終難表白，爲此變計前來，否則，如論邪法異寶，玄功變化，固不如你遠甚，別後百年，苦功却未白用，除了夙世深孽，不能斷念，本心也沒打算擺脫外，你那本身，足能令我迷戀，至死無悔，至於你，那媚惑人的慣技，對我反到無用，來時，本想作一最後忠告，將你激怒，便死你手，了此一段情孽，及至一見，重又勾起舊情，心想以前，你我相見，必定親熱，纏綿些日，一別百年，劫後重逢，理應情愛更深，祇爲聖姑，禁律森嚴，難得你那麼迷途罔返，尙



且不敢，沾污仙府，如何因我誤你，故此相見如賓，連戲言，均無一句，雖然，事已至此，也不敢再增罪孽，祇想死前，略親肌體，少解百年相思之苦，再和你實話明言，你竟誤以爲我必受迷，忽萌欲念，這才害怕離開，因此竟施展毒手，不特殺我，竟欲用血焰銷魂之法，迫我生魂入網，供你夜來，破法之用，實對你說，我逃雖難望，也不想逃，要想殺我，除非自甘就死，也非容易，就你把所有法力，齊施出來，取我性命元神，也須十日之後，但你此時，外面強敵，已然深入肘腋之間，禍發頃刻，至多，不過今晚，必受惡報，決等不及稱心快意，身已先亡，我前已說過，願意死在你前，免見你死時，身受煉魂之慘，你如稍念舊情，便請容我兵解，能否攝我生魂爲用，那是看你法力，與我情孽之報如何，死活仍然由你，祇不願這等死法，言盡於此，你意如何，妖尸慾念一起，便難終息，心雖恨極，必死其人，仍想先遂淫慾，再行慘殺，前者說時，妖尸先還在留神細聽，祇是面帶冷笑，意似不清，一面，仍在頻拋媚目，暗施邪法，欲以暴力脅迫，兼施邪媚，雙管齊下，強令就範，後來越聽口風，越不受用，益似火上澆油，急怒上交，口中連連猶笑，隨手指處，由牀頭短屏上面，發出萬千縷，其細如針的，五色

光華，朝火焰中射去，祇見皿焰大盛，飛針彩光閃閃，蠅集如雨，道者意似有些苦痛，依然強忍，述說下去，旁邊，謝琳見此淫凶，又可憐那道者，益發憤怒，暗忖天底下，竟有這樣癡情的人，第三次又要動手，又是癩姑，強行止住，連打手式，告以時猶未至，妖尸元神，一會必要離體，果然，妖尸怒火毒焰，越往後越熾，話剛聽完，突似暴虎一般，元神離體，飛身而起，戟指厲聲，喝道，你說外敵，已然深入，休說你慣喜以虛言，爲仇敵張聲勢，此時內外各層埋伏，毫無動靜，決無此事，便有狗男女，偷偷入洞，也是送死，自有人去應付，不用我操着心，我已決心，與毒手道友，作一神仙夫妻，祇等報仇取寶，明日起，便同他，去大咎山，共享千年之樂，適才知道你們，這些不知進退的鼠輩，自不如人，還要爭風吃醋，氣不過他，這才挨個考查，心服知退的，還能活命，否則，我自自道理，一個也難逃我夫妻二人之手，你當是真可憐你麼，我適才，試他，愛我情義深淺，故意令在小琅玕室中相候，爲時已久，并未逆我心意，以他法力，與閱人之多，正見深情，我不忍令再久候，現便將他請來，偏先在此洞中，快活一回，看老賊尼，能把我如何，你不是說我，一時難攝你的生魂麼，我在他未來以

前，先以玄功變化，親手擒你，到要看看你，近年伎倆如何，說還未了，花容已自慘變，現出在北洞下層，與沙紅燕鬥法時，所見惡相，方要撲上前去，道者已先苦笑一聲，搶上說道，玉娘子，我今日，初次見到你，却後變相，我明白了，也不枉來此，送死一場，你不信那外來的強敵麼，就在你，底下話還未出口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雙方搶口爭說之先，四人覺着外面，似有微聲飛入，隨見簾外，有烏金色影子一閃，妖尸却如未見，更肆毒口，神情愈惡，四人知是毒手摩什，妬火中燒，潛踪窺伺，祇不知他，那隱身法，入門會有聲形，方覺奇怪，妖尸已然縱身飛起，化作一片，碧陰陰的光影，往道者撲去，癩姑知是時候，再不下手，便許錯過，立把手一揮，照着預定，上官紅暫立原處不動，癩姑等三人，各把飛刀飛劍，法寶神雷，冷不防一齊發動，先朝榻上妖尸，肉身飛去，祇見白，金，紅，青，各色光華，七八道一齊飛射，同時，霹靂連聲，打得滿屋，俱是星光雷火，妖尸死星照命，全未防到，室中雖埋伏有邪法異寶，無奈敵人，有神光護身，所用法寶，飛劍飛刀，均具極大威力，况又加上三人的，大乙神雷，勢疾逾電，妖尸又是根極所害的人，一面發現新人情怒，潛來窺伺，意欲故作不

知，抑此揚彼，表白自己專愛之意，博取他的歡心，一味假作，心神已分，一任玄功變化，飛騰多快，也來不及於回救，剛一發覺有警，心大驚急，慌不迭，返身回救時，那一付，千嬌百媚，粉鑄脂凝的，骷骨香肌，已被三人的，劍寶神雷，連統帶炸，成了一堆，焦黑糜爛的血肉，狼藉滿地，四下飛濺，玉榻也自粉裂，這還不說，妖尸萬分情急之下，祇顧搶救，那具肉身，未及發動，埋伏禁制，忙中有錯，又忘了仇敵，飛劍法寶利害，這一猛撲上去，癩姑等三人，早料有此，便妖尸不動，也要隨同下他的手，何況自迎上來，見一舉手間，妖尸肉體，先自粉碎，妖尸也自撲到，謝琳首先恨極了他，立同移鋒相向，勢極猛惡，妖尸原身，沒有搶救成功，反迎着，中了謝琳一雷，癩姑對方，有兩個勁敵，出手便屠龍刀，連同輕雲青索劍，雙雙電掣飛繞上去，妖尸縱然神通廣大，也禁不住，這三人的，幾面夾攻，總算煉就玄功，變化神奇，元神雖受創不輕，還不妨事，見勢不佳，咬牙切齒，厲嘯一聲，遁向一旁，晃眼無踪，也是四人，該當有幾個時辰的小困，如聽謝琳，上兩次出手，妖尸肉身，雖不一定消滅，遲早仍是成功，祇爲癩姑，老謀深算，始而發覺道者，神情有異，想要觀查詳情，幷因妖尸，元神

復體，榻前尚有埋伏準備，此時下手，一個殺不了他，打草驚蛇，轉有了戒備，再想下手，便難，又以謝李二人，往救易靜，久無音息，可是妖尸毒手，兩個強敵，俱未警覺，可知無事，日前小寒山來時，忍大師復有開鼎甚難，妖尸前因易靜，祇是偶然觸發，乘機下手，至今不能隨心啓閉之言，想是開鼎艱難，不是一時半時，所能成功，這裏樂得稍遲下手，以免救人這一面，生出枝節阻力，所以謝琳，三次下手，均被阻止，毒手摩什，在別室候久，不聽心上人喚他，又知妖尸，淫蕩無比，這夥妖人，全是他的面首，越候越起疑心，不由妬火慾焰，一齊高張，暗中隱形，前往窺探，妖尸恰在此時，慾心大熾，既想把毒手摩什勾來，當着舊日情人，盡情淫樂個夠，再下殺手，以圖快意，剛把毒手摩什來路，禁隔撤去，未及相召，便自掩來，那密室，內外俱都設有禁制，無論來人多高明的隱形法，祇一進門，必要現出一點形聲，都沒想到，佛家有無相神光，神妙莫測，以妖尸毒手的法力，也須先有警覺防備，否則，決難發現，道者告以強敵，已入肘腋，妖尸輕率不信，也由於此，四人這一耽延，毒手摩什恰正掩來，并不知他一進門，妖尸便自發覺，故意做作叫罵，向他賣好，仍當自己，隱形神妙，潛伺在側，畢竟

旁觀的人，胸無成見，邪法又較他強些，一聽道者，外敵深入之言，便向四下查看，急切間，雖還未及施展煞光，暗中已在留心，自向滿室尋視，猛瞥見七八道光華，電射到玉榻之上，雷聲大震，當時，連尸帶榻，齊化劫灰，妖尸趕救不及，反而受傷遁走，內中一道光華，正是昔日所遇，兩個少女之一，不禁勾起前仇，急怒攻心，怪吼一聲，立即發難，這原祇是一瞬間事，當四人成功，妖尸一照面，受傷遁走時，毒手摩什，也自動手，首先發出一大片，烏金光華，將裏外室，一齊佈滿，一面施展邪法，迫令敵人現形，那烏金光華，乃是妖人所煉，七煞玄陰八羅，爲軒轅老怪，獨門邪法，與赤身教主鳩盤婆，所煉諸般魔法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利害無比，一任隱形護身法寶，如何神妙，均有感覺，不必見人，便可圍困，威力絕大，神速異常，并且妖人自身，也在妖光，籠罩之下，法寶飛劍，決難傷他，四人雖仗神光護身，沒有受傷，離身兩丈以外，却被四面迫緊，離頭丈許，也受到了重壓，這時，全室充滿妖光，祇四人立處，空出不到兩丈大小一團，照此情形，隱與不隱相等，謝琳佛法功力，又較乃姊稍次，有相神光，抗禦之力，比較強些，反正隱已無用，又感到情勢嚴緊，便把身形，一同現出，一面，運用

神光抵禦，一面，把飛刀飛劍，法寶神雷，發將出去，向妖人夾攻，那知這類邪法異寶，不比尋常，劍光寶光上去，便覺出了阻力，妖光更是隨分隨合，越來力量越大。總算改用有相神光以後，已能衝光進退，壓力阻力，均較前輕，不似先前，難於行動，可是神雷發出便消，不能近身，那麼利害的屠龍刀，與青索劍，竟傷妖人不得，第一次，刀劍寶光，飛到妖人身前，眼看分明，繞身而過，妖尸祇怒吼了一聲，妖光閃處，重又復了原形，氣得妖尸，厲聲咒罵，暴跳如雷，以後妖人，許是覺出仇敵，刀劍法寶利害，已不再使其近身，祇見烏金色妖光，頻頻閃動明滅，隨着刀劍寶光，飛馳繞射，變幻不已，一任四人，全力夾攻，竟奈何不得分毫，妖人也傷害四人不得，癩姑見長此相持，不是件事，妖人如此利害，妖尸又先遁走，謝李二人，不知成功與否，再見室中，還有埋伏，未曾發動，估量此是停尸重地，發必難當，方想衝到外面，再作計較，謝琳覺刀劍法寶，全未奏功，祇所習降魔諸法，還未出手，英瓊未來，紫青雙劍，不曾合璧，來時，師父又囑，此地乃未來好友仙府，不可毀損，室中玉榻，以及好些陳設，已被波及，再毀可惜，也想到了室外，尋一寬大所在，再行施為，二人正在互相傳聲商說，妖

尸忽然出現，披頭散髮，滿面血污狼籍，狀甚凶厲，毒手摩什，一面分光，放出空隙，口剛喚得一聲，玉娘子，妖尸已投向懷裏，匆匆說了兩句，互相一聲竊笑，妖尸隨戟指跳足，向四人厲聲喝罵，該萬死的賤婢，竟敢暗算仙姑法體，少時擒到，不教你們，受我一千年，煉魂磨身之刑，誓不爲人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轉身又向道者大罵，你這死有餘辜的，狗賊道，你既對我有情義，發覺仇敵進門，就該明說，偏祇顧向我乞憐，盡說一些，又酸又腐的，陳言廢語，將我激怒，分去心神，致爲賤婢暗算，殺身之仇，不共天日，你雖不與同謀，我却爲你所誤，你這賊道，已不免於死，反正捨此一命，何如將生魂，借我一用，以報今日之仇，你意如何，快些回答，將來還能放你轉世，否則我夫妻已將仇人困住，一樣也能報仇，你却受煉魂之參，早晚形神皆滅，連轉劫再世，都無望了，要知大破幻波池，女神嬰易靜出險，金屏佛火合煉妖尸，仙都二女，大戰毒手什，以及若干新奇情節，均在卅五集，書已寫成付排，出版在即，特此附告。